



宋賦三

崔伯易

劉弇

薛士隆

周邦彥

王十朋

王騰

李長民

王仲勇

楊侃

葛澧

徐晉卿



感山賦有序

宋崔伯易

客有為余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云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園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歡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崕屹嶮無復平地陵轍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為

戎狄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鞞保
章參地之形茲為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奠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
則奠安弱則奠起為名丘安為平岡巋乎其尊其名太行挾太河
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遷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
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翔
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
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
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坳然若鞏者曰鞏山突然若竈者曰竈
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足殫墨翟察而知驥之
貴尸後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
明嘗登及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推輪之恐謝公
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歎歸晉陽子惠
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
寨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
其躡蹂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欽岑參錯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
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擁大帝
之寶投上晡暖子鵬擊下砰磕子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
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輳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潯沔潏易
涑沁淇潼青源濟淇奄甸將迎縱橫漱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
涿度其液觸造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幕凝染漸漬衰青貯碧此山
之容也真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煥陽覆手霹
靂近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得為

夜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則力則無敵此山之氣
候也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
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惟晉為強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
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
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
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為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
跬步之側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羅斯林如虯斯壑左
顧右睨爪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舉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
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姪歌兒名珙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
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菜頭顱
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
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臂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
徘徊陵陸踰趾陂阜裁約六國睥睨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竈向背
孰從草木孰造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袤為蛇孰尾
為鶴孰喙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輪孰敏沮雁孰慙孰利襲掩孰利
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哨誘孰可斥候
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道
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通孰閉其後記者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鞞
忿秦去就所過之邑鷓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
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
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愒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俊不能糾其繆
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

元魏高齋諸符慕容呼侶嘯類提卷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
或建都鄴下或渡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
一踰三關遠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扼縱暴衣
冠於塗炭客宗廟於妖兇更帝送王抑為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
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為彼君者始之失於一朝遂使天
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
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為萬世深誡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
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盜官子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
愁涕之辛酸子內遊鹿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子內交讓乎
歌篋外伏楛縮劍以銜寬子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
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

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木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偶於樵釣或
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野王二老猶自輕之士
壺關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
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岑營紆巉巖屏顏曳泉紳之飄餘
颯束雲水之迴還橫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蠹零霞之朝覆詔
先怪之宵環其金則鈇鑿鏐銑鏞鏞鏞其玉則瓊玖璫瑁瑤瓊瑤
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硃確赭堊理長之欄
編陰映苑倚穹注蟠聯絲絺繡鉛鹽銅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
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銅是取逗落液於庠澗萃堅英於弱土播
蚩尤之遺勇回歐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山
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愁胡皎月明星响撥利戟

足卷枯荆鵬趨鶚隨往還青冥木棲則鵙鷲鷺鶴水止則鵙翠鳧
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四角馬尾聲似鍾磬以出為瑞
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麇鹿獬豸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獲勒母漏盧
麋銜牡蒙菴蓉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鬚赤節紫蒨如雷訖胡雲英
玉支解蠹菴蘭鹿腸鶴龜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葩異
實或冬榮夏枯或珍傳太乙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
萑篠懷風桃李成蹊榎枏楓檜思仲蕪萸梓漆樞栲青檀紫歲槌櫬
槐棗棠榴栲梨陽樞檠桑粉榆栝槻交柢並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材
實資療飢松栢千歲蹇金石安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
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散牛其圓
中規參差櫛椽下隔百步猶椽受而相羈公子瞿然曰陸產之盛僕
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
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
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
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怏然咸願獻力
京師進棋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旌之容儻有司因億兆
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潞之人披蒼莽伐崕隤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
封激春滂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闡乎中
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于蛺蝶翠旗黃屋往來其冲融追
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
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庶長廊翼
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辨通之士以為議即居詳朝廷疑難之義補

百司之缺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益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捐者剝者斲者烹者掇者繫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鴈彩製羽毛之羣弓矢鎗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茂淫蠱狂厲之惑無喘夜戰瘰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真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士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勦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阼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夫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

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士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勦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阼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夫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

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喻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繫頓踣躃納土稱臣冠佩鄰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 九年太宗之甲伐也指師為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剗隆成之堅躬環甲冑劇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救猛將之 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熹辨者不知約縱連橫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動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驚猛而為勅敵之怒心錢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為頑兵

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陵始道罪而羣凶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襟居無機械以薦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爐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蟲蛇割其室廬剝木成舟結繩為屨剡木為矢弦木為弧以飲以食以政以渙服牛韜馬紡績耰鉏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鶩不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矣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

禁山榷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獨不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
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乍緼而容與青帝
規白帝司炬攝離朱之魄觀其微繆舍倕爾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
為址判湘巒以為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霓舉星覆重榛雲縮萬
堵塗以齊楮甃以甃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貝
荆砮丹而箇輅蒙羽之織縞澗漚之泉紆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
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邪公子曰嘻上方東被於琉球西薄乎羊同
南暢於訶陵北愴乎空峒積贄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克
徒念覃懷之域三河之衝滙斷乎滄溟背棲乎犬戎齊楚甌越魯鄭巴
邛轅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
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

農幣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脩河之遙流離其
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粟禹
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體之凶非先君
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
啟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二虜之
涵容處士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
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於
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紆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
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芻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闢管
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
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

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囷倉善賈之行不念眩蕩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投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庸為利歟由衆人馬南牧之慮將智者予北伐之塗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束馬懸車胙手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羗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生輒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珍暴貨幣之誅戕不

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家列肆侷於府庫卽第羅於康莊金紺采綴鍍劇焜煌被以黼繡裹以雕牆狗馬棄衆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隳敗紀綱通吏賣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彊畜奴如兵占田論卿主通豢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為常州縣徒史私為之視察卿亭夫公隨之喬棟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

每郡每邑宛轉糜潰輸幾俟而幾王彊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川
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刊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禪曲直之所宜
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
勞而愈微誓窮原救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
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氓匿稅并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
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畝不時而獸不滋迨
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春猶不能以克其欲則
吾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歛之期萬
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丘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
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筭下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適則此旣莫有
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

姓之命暮年而募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
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
察其蠹國必固於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國錄雖增田
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
不用先王之法其為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蛇
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 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
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
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器不中度
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
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

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
統君子不履絲屨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尊也
合園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
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
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征五著於後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
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
中士下士贊其政府史胥徒頌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
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
獲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
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卞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
登率避其孳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

軻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噐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
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
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
江山出銀甕丹甌椒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
聖方諸先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
龐眉耆者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陛下
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
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已
之誠在匹夫難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典三王觀風之制
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
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

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為本學以力行為貴居朝廷不以先後守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皋陶謨而天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虐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妒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人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投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狄畏之踰黃河之端丘垤之山貫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糝之契牽危疑於往代浼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踟蹰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必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緣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然自失再拜而罷

元符南郊大禮賦

宋劉 奔

粵若溟滓鴻濛之始登魚奠獸摩豺獺之知圓顛方趾厥協精 肅
專於是乎有祭及禋諸載藉則郊之禮尚矣傳曰帝王莫大於承天
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以其祖配則七代之所更立如指諸掌者蓋
明乎郊社之義虞夏商周胚胎前芳鯀冥嚳黃用詔於後厥惟舊哉
及陋者為之則誣天贄祖神醜雜擾其語弗經見搢紳者不道九天
太一三一八神則方士之說試黃蛇白帝陳寶鳴雞則秦餘之祀舉
或龍馬寓木或待我而五或遙拜竹官或偃予旁午故漢三十年間
天地之祀五從而稚圭之徒罷去四百七十餘所有唐末造闕漏莽
鹵殆不足教是則數千百載寂寥無詔之濶典誠有待於我宋七世
彌文之真主矣昔者五季不綱蕩去典制遇民則雜氏刈草置國則

累棊十二雪桃薦屨顛倒本末飲羊璞鼠度贖竄真盛鶴列者羞縣
絕笑章甫者高惠文翼飛虎使婪食冠沐猴使摺紳慄慄遺黎沸靡
擾雲紫薪燭之弗嗣丘故園而益氓凡時君惡其害已也十去八九
而先王所以揭虔安聖者其間僅存雖有天成長興之祀圖固已恂
悞趨趨翦翦焉獨奚補吾世之討論哉我藝祖之初也皇武奮張拱
揖宅師奠九廛而業萬世支傾柱而紐絕維道籠德絡藥瘵砭疲於
斯時也武而未熙太宗熙文僕我景命汾晉江湖以次係頸去鼠孽
之苛僣茹黃之諱於斯時也熙而未定維真底綏謐寧 祥儲休汾
睢云亭於斯時也定而未成然猶一祖二宗或五或三嚴配昭升往
遵於南曰仁曰英承憲履繩乾酬坤答敷不及停爰追神考基命宥
密釐正丕誕無文咸秩剏促陋典蓬胞獨飛蕤而造質上咸五而下
登三墳作四而藉言七更載十九上儀越軼則有元豐之祀典存焉
及陛下繼之也履紹聖躋元符鬻夏子觀唐虞童劉李廝魏吳瑞攢
蠹如殫瘞開夷軌乎破觚皋後夔前履錯珮摩洗渭巢箕來遊來歌
懟往者易頑顏而鑿方心蹠新者飲淡泊而醒醇和摩同穎之秀而
穀人腹沐塗旁之枝而桑者衣霜顛卒齒而不兵黃吻嘯傳而裸嬉
裒衣短後羽襦祗裊陶冶於既醉風胎兩鶯灌莽苞莖長懋手由儀
雞犬之聲相聞烏鵲之巢可窺若乃史不絕書則甘醴歲滴華滋霄
零奔精標南而照老榮波醜曲以薦清緇文黃輝素烏朱英四育九
尾不可殫名衆來致福則鬢首鍍耳之俗頭飛鼻飲之鄉濮鈿僻卧
之酋長戴斗螭蟻之名王解辯削社踵係乎職方然猶雍上久虛傳
國壽昌之玉刻譙赫申旦下貫不揜之景光仙驥儷翼於武夷駢竹

笨筆於豫章是謂應期結至不特創見豈徒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也
邪聖上則攬麗禧初矍然諏摠 採撫謙休哉孰為此者我則歸賴
於天於是條頌祇之書下發中之詔天姥之日練掌故之儀草即是
歲之 至將有事乎南郊之兆禮也先是齋宮僅存翼以縵城有司
弗度柱頽支傾天啓人基厥營端誠觀夫端誠之成也司空亢徒太
史揆星審曲面

爾乃計工倕課匠石順陰陽衆材度霰

屑兩霈聳山噓壑協庶民之子來歡百堵之皆作於是桴木姑鏹之
榘薦烏范蓬之巔負瑤光而捫太一走神皋而眺綺阡飛馭軒軒而
鵲起修梁亘空而虹蜿左平右城青瑣綺疏的皪連螭承阿結隅叢
芝栢與繡窠燿賦白而駢朱銜環躍楯千詭萬殊豈惟仙靈雲氣倩
練而霍靡厥有飛廉翁仲睠睠而睢盱其前則崛起泰裡瞰臨朱垠

象峽闕之中天疑徙居於化人其後則崇墉屹屹配以拱極嘉德中
豁揭之金勒取和迎禧左右迭掖告虔則寅明東峙表事則肅成西
直銅題鉅砌微道外周扶拱棲櫺陽烏陰蚪狀鬼戕而蓬業吁欲擲
其中留然而高廂嚴除窳窳靚深舒紫蔭之奕奕助清思而惜惜奉
皇明於 照攝睿念於幽襟於此而疏滌澡雪則見其所謂齋者於
此而觀天地萬物之復則履新陽於故陰於此而朝羣臣則壯萬乘
而取威重於此而申懿鑠則有嘉德而無違心是謂一舉而四善得
豈比夫子雲甘泉窮物怪而誇麗淫者哉然後前期七日受誓戒飾
戎容命掌次使設却詔封人使墮官請中嚴而奏外辦毋不恪以彙
臣工款原廟而朝祐室龜食墨而吾從是日也改天步伐黃麾服大
裘翳華芝巾玉輅駟秀騏撰清苾旅飲飛平盤廓以濩略子縵帶颯

而歲蕤絢網杠之子子子右闔戟而左青旂百神警而陪位子千官
儼以襦褌於是雲罕啓行憶弩射私禳稍星羅柯奇 差鳥號夏服

鎬月弦跳盪幌闕震震闐闐塵不漸軻委如注川初逗隘而取寬
俄舉中而色偏清蹕曳聲而肅譁班劔竦飾以陸離鼻獸獻馴而雅
拜天驥睨雲而嚼羈黃道端以綢直子下朱雀迤南薰物色別之五
衣子翕焉綺錯霍馬霞分貫裂闕以靡旃子哄閭闔而噫輪詰蚩尤
使當兵子戒兩師使清道空波涌而燎揚子默寔吞而鯨宵爰簸丘
而跳巒子悅神騰而鬼趨辰十二以效疇子車抗指而司方蓬勃鬱
翦蹂以戢香子半岍叱綽沛以相羊騰蛇白澤詰呵神姦子桃弧棘
矢攘却不祥决旬始而埽攬槍子飛蒙茸而走陸梁爾乃賁諸之儔
拘怒立發跋扈睚眦陰伺微察鏤朱涅墨裂背直髮當之者糜碎過

之者氣奪曾徒手之不抗沉臂弘而腰鐵於是乘輿之至端誠也適
晡焉然後金吾誰何挈壺警昏雞人叫巾車而呼旦太宰眡夜濯之
前陳物告脩攢題揭真蒼壁豆登設噐陶匏席棗桔牲孔時酒醴潔
時也天形束磬萬籟寂絕玉繩低隅而黏波霜華飛清而漲闕蒼蚪
蟠閨而不動燭龍噴塌而布藝班馬蕭蕭七萃卷舌絳紗萬枝扶鑣
夾轍烘麟髓與鳳膏躡珠還而電掣天子乃步自大次暨小次而須
馬左延右揖樞臣禮官以引以翌遂造乎壇端柴煙升帝謚寫靈斯
游下風馬藝祖是配禮無遺者百神受職魚魚雅雅將事之臣因敢
不共肅骨嚴顏秩秩顯顯弁匝首以星俯球飾趨而鸞雌若乃堵以
備樂磬簫笙鏞孤竹之管其宮園鐘狎獵後先翠葆崇牙宣和播
金支秀華般 裔以依永貴人聲而登歌以亞以終飲福受祚熙事

備成燿火斯舉御端誠而大朝會於以篤萬世 疆之祐於是屬車
改轅先驅復路乾熙坤恬協泰齊豫疏祥飈而舒徐翁游雲而布護
奪騁目而醉夸心扑教足而踰林羽千乘萬騎不賜而暄望彷彿以
依約至徘徊而蟬聯霓衣差綵以暗地雲韶紆聲而撲郵車轍馬跡
無取獨謠白雲之穆滿驂龍駕鳳尚陋按行蓬萊之 仙上乃御應
門弛金科天德既百福荷鏗萬石考靈龜奏隆安協猗那皇心懌賜
顏色揭雞竿繫囚釋先言布漸動植翔仁風滂睿澤繹細祀典攬蒐
潛德興滅 絕蠲逋已責徧存問乎高年秩牛酒與束帛於是歡呼
聲沸涓鏘洋億庶千官環瞻赭黃慰若大旱之望雲霓榮若湛露
之晞朝陽快若庶鳥之宗鵬鸞竦若衆山之景嵩常也今夫施洪者
報斯腆德茂者禮逾文其事則丘上帝而廟祖考其教則尊尊所以

為義親親所以為仁然而博碩肥腍亦或吐諸則貴德不貴物齋戒
沐浴有取乎耳則在誠不在人豐殺省則大饗不足以大旅牛慙禴
則東鄰不如西鄰此固元符所以材兆物瑩吾民時斟酌學精真陋
前代而講嚴裡也頃歲宗祀明堂格於蒼昊象對神考既往之聖孝
也間者爰兆北郊媪神是報以須敬造方來之順道也今又睹夫端
誠之峇峇捨空跋藟方地此而天則擁和纏休實神明之相勞此非
曠古盛德效邪茲亦贏國削君冗儀細藻卷不可得而匹紹也且夫
留滯周南馬談則沒有餘恚當君而譽先舜亦蔣生之所深耻正得
春而不考信婁艷頑茲而已矣况若小臣親陪祠祀苟蟄吮而固毫
持此將復誰諉不其鄙歟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頌洞蒼莽辟元
精子陽司陰覲無臭聲子契彼自然壇園成子百聖差軌款奉擊子

宋更七世遊飛英子紛綸煥爛賁朱 子瓊開金閣踴端誠子蹂漢
轅唐奄上征子帝謚肅將臻百靈子倬彼慶霄薦清明子於焉降格
若見情子自時厥 福岡陵子若之風雨安日星子臣夷妾狄寢五
兵子疇蟠壘縈稼坻京子顯允天子我 寧子於萬斯年揭鴻名子

德至者色澤洽賦 以德輝發形顏
色斯洽為韻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率由克實之輝根百善之大全
初忘物我暢四支之積美罔汨脂韋竊原樂莫大於誠人之生也直
厥有備善是為至德苟本諸中高者未始虧贅則見之外貌者何煩
藻飾立其大者性命默爾以皆安人焉度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秉
四重中清五綦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 從可知純德
發若粹和在斯朝廷之上閭閻而侃侃閨門之內愉愉而怡怡志意

致修居有潤身之積英華發外形為睟面之滋接 非特既其文成
已為能用其極如霧豹焉澤彩於幽渺如山玉焉揚輝於伏匿杜人
偽之象恭天真之踵息默然而喻始符通理之黃中即之也溫卒異
鮮仁之令色誠以矜播祭而歸者驕態可賤取 畦之病者諂容孔
艱又孰若藻德小言容之足美身卑口耳之間窮而衡泌則神王而
氣逸達而朱金則心舒而體閑陋駝麟之元叔體柔嘉於仲山觀我
朶頤微義易舍龜之躁赫如渥赭得衛詩錫爵之顏有動之而斯遠
暴慢之明無就之而不見可畏之忽趨行奚事於舜禹肝膽靡憂於
楚越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所以養氣而無是餒嘉孟氏之
醇醇樂內而何其臞偉顏生之勃勃向若蒿目自累火馳弗寧窘勞
倦不枯之貌圓睪盱承豫之形槁項黃馘者既中已無主曼膚駢肩

者又愚而不靈遂使赧赧而非所知徒慙表暴詡詡而相取下舉昧
沉冥夫豈知彪外之君子不誣踐形之聖人可法蓋此類而達面目
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失肩背者良由智乏故曰德至同於初澤色
何從而不治

春霖賦

宋薛士隆

皇八世之隆興子元正直於青陽遭霖澍之媯縣子竊獨悲此衆芳
氛侵鬱其繽紛子蔽皇蒼之典認既困人以沉著子又申之以紆軫
幹渾天以為蓋子星辰爛其昭灼仰橫空之變隳子日飛霞余靡樂
坤輿磅礴以蒸漬子漲塗潦之狂流草莽莽以侵階子蒼蘚汨其孔
蕪藥丹顏以豔顏子荃胡獨罹此患上飄風而下滂注子實芬葩於
未晏蠹蠢以三蛇子楚棲畝之云秋胡彼蒼為此沍寒子產鬆繫
之耳頭情徊徨余靡邈子幾鳴哀於閭闔羌被離於霧露子雖衷腸
誰與谷創余懷而若刈子涕紛零其如雨庶庚申之輔夏子鎖支祁
於淮浦烏乎悲哉子人生復幾春歲流邁而多陰子皇涸滑於東君
不如歸詔鸚鵡之彫萬卉子傷靄昧而幽憂叱神龍俾潛淵子馭羲

和而遠遊

鴈蕩山賦

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行年三十而未之到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無虞無錄莫之能名念其山水奇甲天下而未有文賦欲賦之未可也歸得建炎間郡丞謝君升俊山圖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歲所鑿新圖并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又假舊圖於葉氏以補圖缺於是圖藉大脩顧皆叙次疏闊洪賦工矣而猶有未盡故為集略成賦得而覆瓿誠何望於左思擲地有聲信多慙於孫綽聊依準實寄意山泉云爾溟渤轉乎東南鴈蕩鬼其高峙抱層巒之四合聳羣峰之崛起仙凡道絕 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屯雲踞臨以寄傲循石磴之縈紆

移顧步於觀瞻瞥風氣之懸殊幽谷之中別有天地玉笋排空而剡翠瓊館憑虛而綺麗微埃不入其方寸纖土不留其度內峰夏雲之競秀均倚劍於崆峒崑崙萬仞之嵯峨羅巧妙之龍從粵若遂初天愛其道靈山秘秀孰知其寶傳西域之仙書摩棲神於羅漢瞻人寰之緬邈極希夷之汗漫偏為幽獨蓋始得於唐僧之詠看之不足此樵翁為之浩歎者也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祀天下車書始同有禪師曰全了菴 初結於芙蓉行亮文吉踵於前甄昂作尉從而後靈巖碧霄嶺岼而並露南閣白巖孱顏之盡剖起初九七十有三年而後隴斷之不遺蓋成終於皇祐之己丑稱始開於祥符之伐木者故適當其會謂遷就於貫休之詩者見不臻乎首是知水鑿之為曉論其又何知造化功成之不有乃其東望秀嶺道屬天台山川襟帶於四

明風雲呼噏於會稽無非仙人三乘窟之宅誰能見其一日而數相
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巖白鶴魔軍退舍而真宅斯建至人入竹
而誠明可作洞天高遠以誰訊福地潛通而巨度陰有楠溪其陽際
海幹地軸之磐踞望天涯之斯在崖有千里之石壑有萬年之松金
雀么而不大金猿絨而多茸樂官羣處而和聲山羊歷險而絕素若
夫王孫麋鹿鷹鷂鳥鵲衆獸常禽之類他山既多有之茲故不詳其
名數山之狀也崇倚青天峻連霄碧凌霞傑出於踈雲疊嶂牽連於
紫極工如大巧特若小高三巨相形而峯峒獨秀孤立而叢嶒瑞星
明而治世皆見霹靂轟而曠者不聞常雲舒而莫卷白兩霧而猶零
斗女從橋而星河可度雷張望氣而龍泉可得璧月懸空而夜夜長
滿朝陽薄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落起祥雲之疊疊玉峰高並

於西巒利孔開通於雙穴積翠合於拾羽之衆紫微居而衆星拱列
觀架海之騰波浩浩望平霞之火炎烈烈苞有齒齒菌有靈芝立筍
圓而削玉丹桂茂而欒枝蓮花芬拆而木末可採圓蘿糾結而鱗比
相差於其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臍礪者如齒佛掌高而
頂可摩神迹巨而武可履詣方丈而問維摩之居士行妙高而見香
嚴之童子龕巧合於佛影樹有同於僧寶五通變化之有靈三清道
造而適道天王朝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瓊臺莫訪對人道術
之相忘招賢仁義之為尚尋朝賢之舊隱得侍郎之菴居觀音而
隨形示現羅漢遊而飛錫騰虛三傑際風雲之會七賢從竹林之下
五老來子書籍枝千聖會子德星聚朝天義重於尊君抱兒愛均於
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關弓飲羽長劍倚天射埽遠而破的

馬鞍跨而絕塵文筆擅場於文會戴仁踐履於安仁寶印得之而如
斗金鼎負之而調羹啓橐籥而布化鳴鍾鼓而振聲碑 崖而沒字
鏡無心而鑑形乃有琢雙王獻連珠咀文英讀靈書對棊枰舉覆盃
振藥杵火茶爐盞簪加導於仙冠折角尚賢於巾子藏珠媚而淵水
不涸爐藥就而羽人不死行道週遭於石佛栖貞高蹈於迎雲空洞
虛而無物雲霧合而神興郭有石城度有石梁入有天門窺有天牕
有堂有室有斛有倉旌有石表蓋有板藏門高樓屹以超雲堯闕對
峙以迎陽澡身莫便於浴室修道何樂於禪床考室而柱金矗立蔽
風而翠屏是陳版障駢而可隱行廊修而可循像有師子鹿影靈龜
鯽魚三燕頰頰而穿幕戲龍驤攫而含珠飛羣鳳之徘徊戲雙獅之
矍鑠猴不可以加冠魚有時而登陸羴羊挂角以棲止回鸞騫翥以

翱翔犬以警而司門貓以遊而在堂龍倦遊而或卧虎已蹲而更伏
御火共施於鳴尾照水熟然於犀角天柱之峰上凌空碧其旁無附
其趾無躡削貞珉而介出崇高切於青雲圓度於規直中於緡望之
者目極倚之者驚神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末觸而今存此峰巒之
峇立者餘蓋不得而縷陳彼有同名而不相似者於彼吾又何言其
水則二龍之湫東瀑西瀑合掌摩訶劍鋒乳酪水簾眩日以舒耀新
月弓彎而出谷清涼之滴滴無已照膽之澄泓可矚彼潭之泳者湖
鰻或澗而流之斤竹決而下也銀河瀉而垂練委而去也錦文鮮而
漬淥觸潜蚪而聲韻鸞和漱堆埼而皴如皴玉委蛇而動行乎巖石
之間者何容窮盡又豈祇清溪之幾曲也泉流之冠大者龍湫崖竦
如仆氣凜如秋界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空下臨無地

霏微雨霧之颺散晃朗白虹之下墜乍垂雲而零露恍山崩而川至
雖淮流破荆山之堰曾不足以言其髣髴衆水之淵發源鴈蕩厲危
巒之峻極浸山椒之修廣葳竹叢生以蒙翳娑羅挺榦以駢羅征鴻
攸聚牡孺生之浮鐵船之蕩漾沉古鐘之逸響派旁泄之崩波羗
以五水九旱而為之消長傳或謂滄海此遺波焉今固莫詳於既往
矣乃若浮圖天成古塔神造香爐旣設寶幢載好楞嚴翻大乘之典
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和仁祠金碧之相耀惟茲華頂花
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食無芸仙者之田每駐遊人之屐然雖曠
世而彌年猶未覩周遊而陟歷者也爾乃樂成首路東驚幽尋絕
白沙之古塞陟峭嶺之芳林秣馬於芙蓉之驛驅車於長徽之原招
提寶塔屏障橫馬千巖萬壑是途伊始扶筇以自杖屐登山而後

齒於是竒巒卓犖怪岫崢嶸傍顧而塵慮都息相羊而油然意生登
寶觀之蘭若跨飛瀑之修梁引仙簪而裁首裊薰爐之裊香前眺諸
峰萃焉亭直揖雙人而問道屆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而來下梅霖
飄灑以零零洗余心之宿累拂襟袖之泠泠望銜珠而返顧跨伏虎
於石門里連霄之十五窺蕩水之靈源凝神寓目千里為近羣玉浮
天全乎一瞬度東岡之桐嶺禮化士於雙巒指遊龍與戲舞鏡三京
而瞻寒大扉之下寺曰能仁四溪交流並轅天門舞羣鳳之垂天儼
華陽之挺立吞衆壑以朝宗拱萬山之環揖是雖竒峭無多焉固已
冠峰巒之巖岌也羊腸回於六八俯在下之蕤山羗有鳥而有花悟
達士之微言回巒之嶂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訥天升惟隱顯之有
時殆匪由於人力何先古之神閱須後來之抉剔載旋余步溪詩攸

行小柱華嚴接阜連岡躡曾巖之鹿苑窮透遷之 泉屏彩翠之蒼
蔥聽天樂之喧闐仰大龍之懸水飛小雨之濛濛樂尊者之優游得
從容於下風指普明而回御探龍窟於飛泉勒鞍馬而東之望奇峰
之隱天觀音大士如住虛空漠漠行雲誰尋舊蹤安禪之谷萬壑宗
馬大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以連薨雙闕當塗以相向天牕玲
瓏其四達自在慈悲而有像龍蜿蜒而歸洞離小湫而擁曳發在定
之熏聞鼻凹窪而出涕奮天然之鱗鬣回玄造之頭顱諒茲山之多
怪猶斯巖之匪如其闕伏龜重樓雙峰其巖橐籥金柱石書摩虎口
以東逝瞻石城而近止訪淨名於丈室挹乳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
下虛簾鮫人織素近在危蒼閱靈峰之景物奇特亞於靈巖犀黑閣
而通天龍神遊而處潭五雲閣道應真矯矯谷有靈珠歛生芝草入
會賢之磴洞仰虛室之鎗研信真如之可學烹乳茗而生葩金掌高
呈亭亭空際訪三賢而景行遂回車於真濟過胡公之棲宅遵靈運
之迷途造石室於東梁高禮佛之勤渠亭白若而下道窮二閣於蕩
陰忘散漫之岡巒蓀無隱於追尋北有白巖石谿九折山橋跨馬巉
巖影絕斯蓋水之奇也履芝田而種玉煉爐火以飛霞羌仙人之不
反厭時俗之囂譁過湖坑於南閣我士藏之孤高壯瀑水之滂流訪
仙隱而遊遨至窮途而輒哭等遊夢於華胥問山僧以前路固有匪
吾人之所如者殆不可以窮竟又安得而論諸至若大洞神山仙靈
是宅龍湫宴坐者諾矩羅之住世虎蹲守護者蔓定僧之衣衾也至
人遊造踐迹無同運無方之玄化闡不二之宗風說法詎離於在定
經行何間於神通聞縮地於偷桃之客神飛於窺鏡之童龍丹成於

老父九二讖於元豐神屠履崖以如地聞思光燄以如虹盜石而江
波激怒觸鼻而涓泉不通者非人耳目之所到而又烏得以議其污
隆也惟茲山之神秀嗟近在於人間曾跬步之不到乃窮人而上天
化石橋於北閣企斤竹之飛泉抑子晉未成於羽化而謝客不得擅
於遊山也今夫天下之山江東居最永嘉富甲於江外而鴈山為大
焉可為超羣而拔萃矣他山之秀么麼稱妍陽臺十二秋浦九蓮詩
文振古名字喧天僅得此山之一丘一壑猶奉石之夫何足言所謂
夷泰山而吞雲夢者惟鴈山之蕩為然

靈芝賦

宋興二百有三年封陞載寧狼烽不驚上乃高揖凝旒棲神太清天
之與子法舜承堯祗載夔夔齋慄以朝帝被袞章昇策寶列旌麾羅
羽葆太師輔前少師保後工箬登歌奉常贊道有覺彤庭皇拜稽首
上天子之父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母曰壽聖太上皇后宮惟德
壽康壽其堂色養無違儀刑四方二聖相歡用惟其至仰孝俯慈假
天準地二氣之精百物之英誕秀靈草乘時挺生隆興惟甲申歲之
陽義皇御寅斗直東方有茁者芝有粲其房不植不根於殿之梁輪
困扶踈馨香有 紫色芬苴交光暉日歛騰龍而翥鳳追金相而玉
質煥耀 居清明帝闈閱之者神驚瞻之者目奪一本同柯支生十
二錯地分州蟠天列次瞻彼日月膺期嗣歲亦有律呂八音以諧仙
館玉樓光於泰階皇帝乃命東觀啓鑰書披瑞命之篇參瑞應之圖
驗通儒於白虎稽神契於孝經僉曰王者孝慈則芝茂又曰養老則
芝生深仁是加於草木祥應是接於仙靈故肅宗養親而產延英之

座孝武嚴 而秀甘泉之庭於是聖心悅懌稱賀誼譁皇上賦玉華
之詩太上發芝房之歌君臣動色室家胥慶被之於服章聲之於謳
詠蚤獠以之輸琛海波以之愉靜戴白之叟成黃之兒爰及閨房笑
語嬉嬉自慶未始識也若豈天降而人為哉粵有狂生小子樂稱古
德喜溢於顏憂形於色謂和氣致祥允天子之慈孝天施地產誠聖
人之達德也乃若漢之宣章號稱七制仁民得天休符接至桓靈何
道而產中黃之藏有芝英之瑞也由是言之妖祥叵測爾雅離騷乃
尋乃繹乃列芝蘭乃識菌芝或云產於岳阿來於山而有之蓋希出
堂殿高華之所有沾濡鬱結而為曾胡多之可尚青龍之際乃一柯
而三十有六支此何故所稱生庭之怪草崔光以謂蒸氣而生之也
乃其奇祥有取蔑聞往古方士多岐有傳漢武逮乎季末諛詞庸至
鬼目呈符菌官賀瑞豈黃精鉤吻有時而亂亦雞蘇稀苓有時而帝
也於惟我后秉文之德昊天景貺三辰耀色雖無此芝何損於治生
禁之庭亦孔之異此不可不察者誠何足以當上意也悵天居之高
遠羌欲告而誰言聊陳辭而寫志庶有發於塵編亂曰靈芝秀子爍
官庭春秋易色子隨月而生神父慈子君至孝既珍符子天之云告
我欲排閭闔子雲路迢迢造物怪司閻子翅折之招爰摠懷子作賦儻
六丁子下來持去

汴都賦有序

宋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戴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之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於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遊四方無所適從既倦遊迺崎嶇遭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睩睩而不敢進於是夷於通

衢彷徨不知所居適遭行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祛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遊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被褐懷緼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姤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辨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言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麓臨而上直實沈以為次推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渙渦

截其面金隄王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統其脅壘丘訾婁夾其腋梁周帝據而糜沸漢唐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睟賊於郡縣如岫嶼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礧礧坤靈因巔負而跼踏土怪畏柝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縋而登爵鼠不可囓而穴利過百二險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傾捷步與超足矧蹻跚與蹙蹙闕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墉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

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途九軌車不停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驟崇期
蕩夷如砥兩畢而除糞夷葦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
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况瘁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踉蹠而折
韞顧中國之闕闕叢貨幣而為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
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賈萃駟僮
於五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疆賈之乘
時推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之阜通廼有廛而不
稅消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
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
桂藁穀絲帛布綾鮫鯨鮑釀鹽醢鼓或居肆以鼓鑪索或鼓刀以
屠狗彘又有醫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

霍山之珠玉 都之筋骨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
形妙狀 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
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采恩遊望
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閭闔而居
至尊樸楠不斲素題不析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
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
則無非貞無錄之女佞幸滑稽之臣陋甘泉於紫宮繆延壽與阿房
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籟不聞乎鳴蹕瓊甍歲
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濫繚以重垣防以迴堤雲屋
連蔕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澗滉瀟瀟灑浩漾微
風過之則瀾汎灩澦漫散洄旋渠濬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滄漭瀟

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硤陋荒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
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禊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
遊故鑿池導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
船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棹而浮
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涵澗瀉沸瀆指防巖岸渚瀉迅邁匪
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撤萬石之巨艦比均堂之 芥艤艣不時
而相值篙師艤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祀而為害豈
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和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
孽華之渾濁感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
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
艦相銜千里不絕越於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兩楫聯翩方
載鉦鼓鏜鎔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
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效吐澤
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軋投石超距
索鐵伸鈎水執鼃鼉陸拘羆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
繫纍而為囚於是訓以鸛鵠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
牢徹札揮鉞擲錄舉無虜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
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兇船以為弭刺魚服以懷
鍔百工備盡銍磨鏃削其成鑿細而銀 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
衝勁弩雲梯輶車修鍛延鏃銛戈充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
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旄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
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三十

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影
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
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
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所繫累
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
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宇千梁負棟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
空奧山而劓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
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督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
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緹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
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
矩至若儒官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袞衣博帶盈匄乎其中士之
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衽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
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翽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
湛泳乎道賈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詬
訓之荒繆諸子騰躍而相角羣賢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
挈俗學之蕪穢詆滛辭而擊括滅冥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同源
共貫開天發蒔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楣而臻壺奧騁辭源
而馳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教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
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
為厚魁梧卓行擿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豆之容絃
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
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觀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

九舞象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鼙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而嶙峋下盤黃壚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腫龐往來蔥蔥鬱鬱而氤氲其內則椳橈椳題扉檻楹栊閉拱闡闔屏宇閤閣聳張矯踞龍征虎躡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堊備貯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瀟灑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鷓鷯鷓鷯之甍甍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珠琳琅玕璫瓊瑤琨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蟻鵠象鬣角削犀削玉缺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謬謬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極太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軫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於時黔首颯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歎異之聲於是山巒房俎犧尊竹籥踐列於西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微臞視物色之犁駢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慶新闢於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鎬儼三衛與五伏森戈矛與及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鶩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鐘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

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乍羣臣乃
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
慶雲舞有天下太定盛德升聞飲食衎衎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
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
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灑埽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
絲琴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弊以傲知若教之不存聞樂而
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
子不敢荅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
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殺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
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彛
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

琴伏羲之琴偃氏之鐘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於以致祖考
之格於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 毀矇
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愛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滹
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忘味於韶
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楸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
之尺吹律有聽鳳之 或灑或離或鼓或鼈或鑪或棧或箏或笈衆
器俱舉八音孔調鶯鶯鳴丹穴而來集鳴嗒喈而舞修翻又有竇旅
巴渝之舞雉侏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跋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
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
以特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貢
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存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

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
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楛棊肆陳乎殿陛豐苞廣匱亟傳乎
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邪許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焚翟僂耳雕
郟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搜馴獸以致於闕
下者旁午迺有帛氎罽氎蘭千細布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膽
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諧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
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阻
蓋徼外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
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剽之劍乃
入騎士之鞞齧膝之馬或服鼓車之轆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
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鑄虹蜺抱珥鳴星隕石怪颯變氣垂白鮪
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
文汾陽之鬲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依生之穀游
郊棲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困映帶乎闕角慈蔚乎城壘猛
鷲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
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邪先
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辨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
而談猶不能旣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
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
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
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覲羣
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

所利文王作鄴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霸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列疆侯脅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甯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甲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鞞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几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皋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如奴隸拓境斥地蹂躪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統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淫而招寇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虛今日縱而不繼驚駭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新黏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震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柅羣生夔夔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涉崇巘設澍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如楠之會極其碣葦者天與之昌其闢

一
卷
可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雖於南陽龍漉出積而縶孤隱亡周之語虜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鬪鬪踐巍嶽為平岡蹂生靈如塌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守偏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里之遠適撫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辰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韉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被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春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吕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向望浚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刃不離韜秉鉞凶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焚而冉駝愷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袵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錐

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
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
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起而
蠅附玉帛駭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鞫障壘熄
隊而推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幾聞過舉髮櫛禾耨子攜
稚哺擊果懋穗拔惡鑿媼鉏觚角之磻刻刺欖槍而牧圉爰暨皇帝
粉飾朴質稱量織鉅鍠鍠奏廟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簋簋訓典嚴密
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
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敷車續馬連千百為羣肩輿相載前却
而後跂搏壤歌嘏者萬井未聞歌嘏而告瘡雖立墳為界其誰敢擗
膊以批捍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宋
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
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迺立室家
以安吾君有庭其植社稷臣也有庭其楠衆材會也有闈孔張通厥
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
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官室既成於是
上意自足迺駕六龍乘德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
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厲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瞻碎迺使力
士提挈乎陰陽搏挽乎剛柔應手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
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
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

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霽囚宇羣於幽獄敷
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滯樂者十有七年疲
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
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覩覩然驚奉奉然謝曰非先
生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曠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雙瀑賦

宋王十朋

王子游蕭峰之下訪鼻祖於仙藉駐杖屨於金溪觀雙瀑之千尺於
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涌怒流湍激噴煙霧於蒼嵐吼龍虎
於大澤百川震而澎湃萬類紛其辟易疑若傾崖轉壑變丘谷而為
陵又類萬馬千兵奏鼓聲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靈源復
尋於故道雙派交馳於絕脊勢偶殊而卒合路雖分而稍迫王著垂
子拂輕寒長紳拖子蘸深碧疑若鯨鯢鬪怒子力未決而方酣千鏖
爭鋒子光交騰而互射嗟夫匠之施巧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
罕有子豈雙流之易得不見夫銀河落於半天子破廬阜之山色梅
兩飛於石門子敞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子渺仙凡之路隔龍
兩湫於鴈蕩子分大小而宅彼獨溜而孤飛子猶擅名於今昔况

並峙而爭流子作人間之連壁吾欲窮千里之源子問化工之始開
思漢使之不復見子悵靈槎之難覓獨終日而登臨子寄吾懷於幽
寂興雖盡而忘歸子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目瞬飛流之末耳洗
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歎息竈中煙冷難尋入竹之人
峰頂 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 歸曰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
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飄瓊瑰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游獨徘徊
枕流漱石興悠哉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會稽風俗賦 有序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答難子虛
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辭多夸
而其事不實如盧橘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予
賦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實錄故設為子真無
妄先生有君答問之辭子真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
事以反相如之說焉

有客過越自稱子真介於無妄先生贊見於有君謁入乃膝而前曰
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際顏色聆話言僕輒有請君其聽焉君世家
於越以風流自命業傳縑素才播歌詠越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載
在君腹願聞其略可乎有君乃歛衽肅容謝曰唯唯客姑坐焉吾以
語爾越於九域分曰揚州仰瞻天文度當斗牛在辰為丑自夏而侯
郡於秦漢霸於春秋州於隋而使於唐公有素而王有鏐因鍾 而
中宅廓蠡城而外周龍樓翼而乾峙石竇伏而巽流法天門子地戶
惟崑崙子是侔實東南之大府號天下之無尤其山則鬱鬱蒼蒼巖

巖鬼鬼磅礴蜿蟺峒峯岬嶂若騫若奔若闔若閭或凸或凹或自或
自或斷而聯或昂而低虎卧龜蹲龍盤鳳迴舒為屏障峙為樓臺掩
映江湖明滅雲霓八山中藏千峯周回彭鮑名存蛾馬迹迷鉅者南
鎮是為會稽洞曰陽明羣仙所棲石傘如張石帆如揚石蕢如藏石
鵝如翔石壁匪泥石甕匪攜香爐自煙天柱可梯韞玉有筇降仙有
臺禹穴宥而巨探葛巖飛而自來射堂豐凶之的宛委日月之珪應
天之玉衡直海中之蓬萊至若嵯山巔東塗山屹其西阜至縣
蜀龜來自齊梅山乃隱吏之窟苧蘿蓋西子之閨五泄爭奇於鴈蕩
四明競秀於天台五雲中令之故居十峰曇翼之招提故越為之首
子剡為之面子沃洲天姥眉子日子金庭桐柏仙子庀子南明嵌空
寶相湧子南巖嵯峨海迹古子陟秦望而望秦子登洛思而思洛子
采葛食蕞敬甲前王子修竹茂林緬想陳迹子連山如珠秦皇之所
驅子摩山如珞亞夫之所割子北幹隱子明月在東山卧子白雲迷
少微寂子幽鳥怨太白空子夜猿啼其水則浩淼泓澄散漫縈迂漲
焉而天風焉而波淨焉如練瑩焉如磨溢而為江瀦而為湖為沼為
泚為潢為汙匯為陂澤疏為溝渠浸而田疇淤而泥塗生我稻梁溉
我果蔬集有鳧鴈戲有龜魚實有菱芡香有芙蓉鷓舟如擊馬楫如
驅船龍天矯橋獸睢盱堰限江河津通漕輸航甌舶聞浮郵達吳浪
槩風帆千艘萬艦大武挽絆五丁譟呼榜人奏功千里須臾境絕利
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浮賀監之家浸允
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圖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子聲峭有
蓮女子貌都日出子煙消漁郎子嘯呼東泛曹江哀彼孝城西觀鷺

濤甲夫子胥槩浦思夫槩之封翁洲訪偃王之廬簞醪投子治吳國
扁舟去子變陶朱鼓樵風子遊若邪興雪棹子尋隱居禊事修子觴
蘭渚陶泓沐子池戒珠了溪鑿子禹功畢刑塘築子長人誅酌非泉
子懷古飲清白子自娛其物則有魚鹽之饒竹箭之美山涵海蓄言
其有幾貢入王室利周遐邇耕馬以火耨馬以水南風翼苗翠浪千
里襪程一空玉粒如峙炊粳釀秫既甘且旨壓桑之奇號為第一龍
精僂僂吐絲滿室萬草千花機軸中出綾紗繒縠雪積縑匹木則楓
挺千丈松封五夫桐栢合生擦棊異隅文梓榎枏櫟柞榆楮連理之
柯合抱之株乃斧乃斤以輿以廬乃有蕭山陸吉諸暨三如胡枏成
林賀瓜滿區棗實全赤檜腮半朱火棊殼玉櫻桃薦珠鴨脚含黃雞
頭去盧百益七絕之奇雙頭四角之殊蔗有崑崙之號梅有官長之
呼蔓生則馬乳蔓菓土實則鳧茨慈菰鱗蟲水族海生池養丁首丙
尾蟠腹縮項赤鱗文鯉玄鯽黃 漁人駢集以釣以網羹金膾玉不
數熊掌能言之鶯善鳴之鶯輪芒之蟹孕珠之贏文身合比之子跋
足從事之徒街填巷委與土同多異獸珍禽屑銅吐綬猛虎負子靈
鳥送獻鳳棲鹿化鶴拾鴈耨熊羆狸豹猴獾猿狢鷄樹鷓吐鶯求鷄
闔鷗浮鷓浴鴉寒鳥瘦巧婦錐喙春鋤雪脰林棲水宿修尾長味江
湖為籠山林為囿以牡以牝以飛以走甲第名園奇葩異香牡丹如
洛芍藥如揚木蘭載新海榴懷芳鞠山黃花蘭亭國香天衣杜鵑東
山薔薇湖映香雪鑑生水芝駕梅並蒂仙桂丹枝司花騁巧天女效
奇桃李漫山臧獲視之藥物之產不知其名白朮丹參甘菊黃精吳
萸越桃禹糧石英薊訓嚮之以療疾彭祖服之而延齡秦皇求之而

莫致葛仙餌之而飛昇日鑄雪芽卧龍瑞草瀑嶺稱仙茗山闔好顧
渚爭先建溪同蚤碾塵飛玉甌濤翻皓生兩腋之清風興飄飄於蓬
島刺藤番番管城斑斑冰猷唼水竹剪顧園製於蒙蔡之手游於義
獸之間友陳玄與端紫同文字於人寰至若龍護金書苔封石刻苗
山金玉邪董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筆歐冶之劍蔡邕之笛虞翻之
牀秦皇之石淳碑斯篆江筆肅墨雷鼓銅漏梅梁空石壘金履鐵罌
銅印玉胎草蹄石黃竹流木流黃漢篔簹于周樂活人之草止痛之
木柘敷榮而花含戚 兩錢而山儲粟皆希世之奇迹蓋欲言而不
足其人則見於吳越春秋會稽典錄圖經地志歷代簡牘大書特書
班班滿目孝者悌者忠 義者廉者遜者智者優者長於文辭者長
於吏事者擢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相之貴者殺身以成仁者隱居
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相之貴者殺身以成仁者隱居以求志者埋
光屠釣之微者晦迹佛老之異者虞翻之言有所不能盡朱育之對
有所不能既予亦馬能縷數之哉姑摘其尤之一二前則種蠶計研
賢大夫後則嚴助買臣直承明廬孝悌則張萬和之父子韓靈敏
之弟昆鄧斯祈樊自殺以代臯董黯朱魏報讐而名聞或濕衣以障
火或泣 以戢焚或銜哀而廬墓或負土以成墳或以行而名里或
以義而旌門懿矣三女賢哉二娥處子之孝凜然可多節義則黃公
居四皓之列魏少英參八雋之儔蒙難衛主則有若丁潭委身受命
則有若王修虞喜躬歲寒之操孔愉洪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
義或一邑萃三康之流至若松陽柳朱永寧程素婦節崢嶸蹈死不
顧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雋戴就舉於孝廉虞潭孔奐朱仕明

明舉於秀茂虞寄起於對策趙睦擢於有道陳子公退侵地之藩鍾
離牧拒慙還之稻循吏則有還珠孟嘗致鴈虞國希銑遺四州之愛
夏香著歷任之績儒學則王充以論衡顯沈珣以大義稱謝沈謝承
之史學孔奩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擅儒宗之範虞伯施劇博學之名
文章則孫興公揆金聲之賦徐季海揮玉堂之策睦若春榮則任爽
虞翔文不加點則四明狂客二賀二虞蜚聲藉藉吳融十詔成於俄
刻隱逸則嚴謝秦方述儋充符方術則介象吳範嚴卿夷吾丹青則
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嶠浮屠則道林靈澈神則劉晨阮肇乃
有溪上浣紗之女林間舞劍之姝色白天下氣雄萬夫故勾踐復國
也有六千君子項氏崛起也有八千子弟霸有江湖橫行當代彼二
霸之得人尚斗量而車載矧歷代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逮我國朝
尤號多士二百年間不可勝紀大則杜正獻之勲德次則孫威敏之
功名姚夕郎司元祐之直顧內相號江南之英萬石雲仍匪建則慶
二陸棠棣如雲與衡吳先生風高於賀老齊職方迹擬於淵明錢氏
世賢科之盛史門繼衣錦之榮劉求以義門顯杜趙以處士稱或覽
古以流詠或編圖而著名至若聯翩桂籍焜耀簪纓名登史策足豐
天庭蓋嘗詢之故老往往莫識其名矣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
長康之言也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李淵東之記也瑰奇市井
佳麗闐闐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係踵孝子連閭者虞功曹之對也
越之山川人物其大略如此子真始驚而疑卒歎而喜曰壯矣哉盛
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夫
子作經昇為於越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衛諸列國抗衡也

今有君所稱幾不容口豈昔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如王景興之言
邢抑山川降靈孕秀固自有時邢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邢有君曰
昔嚴朱二子為漢名卿書繡故鄉夾道却迎爭觀快覩歆豔其榮故
其俗始尚文學而喜功名晉王右軍為內史雅會蘭亭流觴曲水臨
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遺文感慨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多翰
墨之士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賈鄰白唱酬往
來繇是鑑湖秦望之奇益開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不
獨此數君子也任延張霸以尚賢為治而俗始貴士劉寵車俊以潔
已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滯祀之風革諸葛恢莅政而陵
遲之俗興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龐玉顯有姚崇圖經十子
郡績稱雄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
為盛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子真曰是誠有之然皆二
二千石之事爾未足多也顧聞其上者有君曰昔勾踐懲會稽之棲
也痛石室之辱也蓼目水足抱冰握火米載於山置膳於坐葛婦興
歌名曰何苦其詞曰嘗膳不若味若館令我米葛以作絲二十年間
焦心苦志卒滅彊吳以雪前耻越絕之稱權輿於此故其俗至今能
慷慨以復讐隱忍以成事若是何如子真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
乎粹而王駭而霸彼齊桓晉文之事猶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况勾
踐乎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羣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
祠廟陵寢於今尚存上有遺井下有菲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
歎興河洛之思不獨勾踐有其烈馬侯嗣其功至今其俗勤勞儉嗇
實有禹之遺風若是何如子真曰美哉禹功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

游於是窅於是廟食於是茲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以為入
聖域而未優其必有於此者乎有君曰舜生於諸馮孟子以為東
夷之人歷世逾遠流傳失真太史公以為冀州然耶否耶然越之邑
則有上虞餘姚山則有虞山歷山水則有漁浦三無地則有姚丘百
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竈汲焉有井祀焉有廟其遺迹也意者不生於
是則游於是乎舜為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傲舜為人
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為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
今愛而能容舜為人君以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
子真矍然離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甚盛德蔑
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於韶自韶之外不敢觀予問風俗亦極於
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妄先生粲然失笑於旁曰固哉子真之問
有君之答也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世變風移山川雖
在人物已非前日淳樸變而澆偽前日廉遜變而爭奪前日勤儉變
而驕怠前日忠孝變而凶悖尚何執紙上陳迹而詭譎其頰舌邪有
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善焉惡焉維人是繫
今朝廷駐蹕東南越為鉅藩密邇堯天蓋尺五間帝命重臣來鎮是
邦入境問俗登堂觀風因舜禹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於黃
堂變薄俗而還淳矧何世之無才亦奚有於古今子不見夫銜命虜
庭死於王事如陳公張公者乎議禮靖康赴難建炎如華君傅君者
乎是豈異代之人邪又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退身名
兩榮執政李公忤意權臣老於淪落世賢其人愍孝蔡子捐生可悲
同彼旌忠廟食於茲隱吏王君斬讐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兄茲固

先生目所親覩也安今後之眠今不猶今之眠古乎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越之風俗而已矣昔子虛夸雲夢烏有先生詫齊亡是公折之以上林之事今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尚何足以夸之有君曰昔吳子問柳先生以晉國之事而柳以晉對今子真問予以越國之俗而予以越答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爾予豈魯然無聞而無知於越之哉今天子披輿地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見賢而歎息文德既修武事時閱蓋將舞干戚而服遠夷復侵疆而旋京闕予俟其車書同南北一倣吉甫美周室賦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蒼崖禿鉅筆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復前牒亘天地昭日月於是窮章亥之所步攷神禹之所別覽四海九州之風俗掩兩京三都之著述騰萬丈之光芒有皇宋一統之賦出而眠會稽蓋甄陶中之一物無妄先生自知失言色有餘愧乃與子真逡巡而避有君退而寄傲於南牕有飄飄凌雲之氣

蓬萊閣賦 有序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絕唱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贈炙人口好事者從而和之獨未聞有賦之者十朋筮仕之初辱為蓬萊客乃者中秋之夕與同僚會飲于茲閣覽山之勝玩月于尊俎閣卽席賦詩諸公皆和旣而念之閣不可以常登一詩不足以盡意遂從而賦焉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登卧龍之山躡巨鰲之閣秀閱千巖流觀萬壑縱遠目于東州暢幽懷于廊廓于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以寫我心周覽城墉鱗鱗

萬戶龍吐戒珠龜伏東武三峰鼎峙列障屏布州木籠蔥烟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旁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儼于祠宮藏丹青于魁穴流遺畫于無窮南目秦望哀秦之過方鏡石以頌德驕顏色以相賀嗟仙藥之不來俄腥風之已播西望夕陽送目蘭亭懷王謝之風流感斯文之涕零徒觀夫茂林修竹銷煙霽而冥冥北望滄海渺其無涯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轟雷鼓于一震虛吳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鴟前瞻鑑湖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子遺跡半湮宅冷子黃冠無幾徒有漁舟楫風樵航葦往來乎鷗鷺之鄉款乃乎煙波之裏仰瞻高閣翬飛雀鬼俯瞰州宅緬懷高才面無時之屏障家終日之樓臺長湖山之價于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言未畢客有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乎蓋始于元和才子也以玉皇案吏之尊擁旌麾于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以筆力坐移于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鞏胸中有萬頃之湖真一代之奇偉也詩艸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風采蘭亭絕倡亘古今而莫擬也子亦讀夫才子之傳否乎姑問訊其從何而來集乎彼而至于此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聳慕才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耻也夫何惜之有予于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言契予心諾諾唯唯有是哉有是哉斯人也而至于斯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于人間明月出于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爛十分之銀盤醕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歡頃之陰雲忽興點綴青天漸山川之蒙籠若有妬乎嬋娟倚

危欄而感槩覺興盡而思旋矣于是相與啜茗于清白之堂漱齒于清白之泉閱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嗚呼噫嘻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其無出乎范文正公之賢

民事堂賦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暮顧惟不才庸然無補日以敗官曠職為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為之賦以志其一二云

繫越幕有下僚子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寧子銜聖恩而不敢忘啖民脂以飽妻子子猶雀鼠之偷太倉苟不民事之是思子又將奚逭虐天殃嗟會稽之大府子罹薦歲之凶荒颶風作於孟秋子兩浸淫而異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子漂廬舍而壞隄防災感害而歲大侵子民餓踣而流亡射的黑而米斛千子擷蓼花以為糧痛頻海之蚩蚩子莖江魚之腹腸子嘗告其故於前使君子請敷奏於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子人迺斬其為狂會尊之伯傳召子達民瘼於九重子殆有類於輦者子亦何恨夫言之不庸洪惟當宁之至仁子視赤子其如傷蠲常賦而救天菑子出內帑之所藏哀東州之無告子惠吾民以糶黃左公孝而右孟博子相與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子正今日之所當寬公私之債負子以俟乎歲之豐稔省訟牒之煩苛子抑蠹政之豪彊節無用之浮費子俾斯民之小康子政事之所急于敢不忠告乎黃堂至若鑑湖利及九千頃子日侵削而就荒歲和買無慮十萬緡子曾無一錢之償推酤之利半奪于有力子賦浸以荒涼兼并之弊熾於大族子編氓餒于糟糠茲又越

中之巨害予姑畧言其大綱若夫民事之在天下予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以盡之予曰生之而不傷擇守令予去姦賊慎勿擾予如牧羊茲眈眈之慘慘予願入告于天王

辨蜀都賦有序

宋王騰

人物習性有忠有邪有智有愚出於才行而不由土產自趙諗狂圖好事者類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強顏無與辨之者余嘗切齒焉及讀左思賦見其薄蜀陋吳諂魏以諛晉之君臣苟售一時之聲價而滅天下之忠義晉之公卿一口稱譽風俗頽矣士無特操以陷四朝於五卒貽萬世之愧夫魏者漢之賊也原思之詞似欲尊正統而黜偏方然不顧正氣之淪溺乃知蜀之橫被狂抑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作辨蜀都賦以申蜀人之憤氣其商略土風採摭人物不該乎治亂興廢之變邪正是非之理者不在鋪布之限非若前輩之詞主於類聚山川毛舉動植以煥文采之美觀悅讀誦之利口而已

辨疑先生核理儲思欲析蜀都未釋其辭客有東方者過而問之曰

昔者太冲構十稔之意搜三都之奇文成示人張華見推士安序焉
盛傳於時豈其猶有未盡而夫子欲糾其所遺先生曰嘻子未之知
也吾蜀立極之初域民之始井邑山川之秀人物風俗之美是則左
思備言之矣然而論列人材詳明士類第言文藻之華揆不及蜀人
之忠義遂與吳俗例加抑忌非特沒其美且沮之以橫議川靈為
之扼腕嶽鎮為之憤氣吾以此為有遺恨故申言其所以夫品物流
形九土分敷惟有蜀為極險之區羊腸繞其垠鵠鳥道駕於至虛行
者却屨以視棧乘者投繩而鈎車驗太白之所賦蓋未騁其錙銖天
限而地隔故山峭而川迂宜若與中夏否閉而不通其車書然而朝
宗之水浩浩而南傾內附之山峨峨而東颺口呀雙劍若郊岐虎咆
之吻尾拽終南乃咸雍金城之麓以其有所附屬而不能自立故命
名者號之曰蜀自西而東昔本無途金牛詐言五丁是除吾人由之
既艱且虞一夫舉足十夫荷儲食黃白以骨立卧永慕而裂膚蜀士
遠於進取蜀民疲於轉輸歎天閻之已邈望秦隴以長吁然且連緡
之運應聲穿領之牛條路陟長坂以猶及統大江而不悞指日而物
不緩期按籍而民無逋戶邊餉以需上供有悉陸海之攸產飽神
困之所聚五季之阨王朴獻謀謀先取蜀以阜兵餼餼足兵強乃征
方州時之遠御朴言不酬及我太祖算如朴策蜀定國富次平諸國
蜀於是時興王有力嚮者孟氏撫偃矜憐惠愛其人捐租五年及我
王宣威三川卒無一夫東嚮而控弦蓋傾心於正統眎私恩猶缺
然是偽命牽羊偏方銜壁顧旌纛以涕泗仆達衢而思積感恩之
意則誠効順之心自直豈若他邦之蠢愚怒螳臂於車轍由古而來

可得而聞李雄劉闢季連公孫因仍世難割據坤靈盜蜀而王踵起而霸類非蜀人三國之際異方鼎峙若南若北輔吳崇魏惟我蜀人不私非類雖輔璋戴備以自固猶謂吾君之子而卒臣劉氏晉宋而下南北風馬南鬱屈以遊魂北陸梁而騁駕衣冠稽首於左衽濟洛順風於氏霸惟此西土爰歸南化豈赴弱以背強蓋惡夷而即夏迨蕭紀之不令泝岷江而借正梁人名寇以救亂魏氏懷姦而託信彼實包藏此惟附順逆施不惠於宜都內潰爰從於遲迴豈瞻顧於北風蓋欽恭於王命不惟蜀人不盜蜀都歷代以來亂離間起在內在外為奸為宄董卓桓氏元載朱泚龐勛劉闢樊崇韓遂懷兇扇悖言不詳紀試攷譜牒按其閭里苟揮羿浞之戈悉匪岷嶠之士在唐中弱齊蔡幽并諸結諸鄰脣齒相因叛主之師逐帥之跡陸梁百年不為王臣是亦何嘗連吾蜀民帝室內訐葉牙匪爨震動萬乘再狩於西民與其帥開關迓之天王蒞止百官六師國用告乏衆艱於餓與其吏民縑粟輸之比其還歸恬不知危茲蓋處平則率理以奉京邑之靈遭變則自完以待中原之睦欲攜之則難叛欲一之則易服是豈特文有餘而武不足邪亦其天資正順而敦篤近者趙諗圖結巴渠包藏歷年困於無徒爰及吳儔妖謀是趨蜀人自發逆服其誅由是言之蜀何負於君王歟思徒見其鄰於西夷遠於上國謂丘壑之險鄙方隅之僻但分中外之質麗不決正邪之名實胡所據邪成周之盛四海同風冠帶所加古無比隆淮徐連齊魯之軫而有夷伊洛按豐鎬之都而有戎方春秋之尊夏視吳楚猶貉蟲大周宗伯而不數抑又矧於閩中雖今後人之所出在昔語言之不通是則與我均

為遠服安得妄論其異同然而自差觀之華陽黑水別封畛於堯籍
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跡秦氏剖符李冰擁節五政七賦被自古昔
而四載所至南止荆揚之域荆揚之民島夷卉服矧又過此以往刑
百粵之取始自漢武郡國雖叛衣冠未楚所謂越人無用章甫常衮
化之士乃文舉然則論淺深之時較久近之序烏可與蜀同日而語
王莽元舅霍山冢勳遺愛帝塚林 皇孫許李聯階於黼座封裴接
棟於楓宸既同心於肺腑亦託體於親隣逞螟螣之毒噬為虺蜮於
君親是則勢踈者未必孽惡地近者未必誠純我雖遠於國而忠則
通也高下既別一凸 凹太行成皋三門二嶠或壯帝王之形勢或
資姦盜之島然或王路之攸梗或伏兵之所交正用之則亦在德只
邪憑之則遂為寇巢吾人之心如砥吾人之行如螳結羶美於一心
捐崎嶇於萬里申韓生於中土不免為僻學鄭衛作於中州不免為
僻樂九野同列於地何獨非梁益之墟四隅無私於天曷常戾西南
之角况乎江行地脈鮮決埽而敗岸星直天狼工弭姦而觸惡肖此
正氣挺吾先覺節以遇立文非苟作王褒明君臣之合何武憤福威
之削張綱扼腕於跋扈揚子 心於寂寞相如不數子昂見却謂誦
述以阿諛恐吾徒之貽作才高則委靡面靦氣直則回邪膽落彼徒
嫉於西子殊不慙其鄭璞不意兒曹惜其志行之僻反以居處僻我
也且圃植蕙而萊育畦蔬禾而莠生梟倫鳳族蜺肖龍蟠君子小人
常溷其間古何邦而無佞亦何地而無賢龜蒙孔孟之攸宅冀北唐
虞之所營宜丘門之不雜何躋黨之 鯨為文而禹子蔡為弟而
且兄導挺節而敦逆奕推忠而祀姦彼為同屬而行異况指一方而

繁言吾請與子姑置遠近之殊而撫正邪之辨晉取之魏魏取之漢
功非定亂位實圖篡思誠晉人言諛而辯辭抑蜀以黜吳志借魏而
佞晉魏為高廟之寇賊蜀實中山之宗姓不然何故進亂世之姦雄
而沮先王之枝屬乎况蜀以得賢而王以失賢而亡魏以已篡而張
以人篡而拔彼賦魏事徒言刑罰之清平胡不言文若之殞命也彼
言忠良之聚會胡不言三馬之食槽也詞未及已客奮而起獲聞高
義欽服厥旨歎草澤之空言不能足辨於天子

廣汴賦 有序

宋李長民

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
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
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
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
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麤得梗
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 廣焉始則本制作之
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
持守冀備一覽之末為賦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荅傾蓋如
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

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貴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義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屈函谷二嶠之並據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漣澗之澤控以成皋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坳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樊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麗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辯若炎轆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睥眄既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於河洛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壒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勾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夷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 嶽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自失目雖駭乎闕庭棲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名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

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寔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
侵圯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作之君師
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寔古大梁之域在漢
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
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祖之有
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寶啟之匪天私於有梁實兆宋
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赫直
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壚廓坡陀之豈
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子則自泗而西涉川上歷睢陽遂東
至於通津岡阜隱鱗煙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駛子
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
城偃若雲霓泝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
金墉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園之壯則密拱
中宸高映四野揭華榜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
於梁逮藝祖而始興至高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於今日當國家之
開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
霄之府上應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
機用端命於王帝而彰信於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蠱魚之篆繼
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嚴一殿以居上總
諸天而位中聖地上墳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諤諤羣卿我冠冕
從徃徃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堂啓玉室
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伏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位於衆福

本始載叶歲禮惟穆罄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彊之卜若其陽德之建秩火神於赫熒惑厥位惟尊次日大火時謂大辰配日闕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鉉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鄗南之亭豈必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諸社聲於樂府驗朱草於靈篇火得其性景既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還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圓欽崇於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循國舊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纓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赦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玄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綵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天門仰重瞳之四矚聳羣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伸昭報以福斯民度玉津抵天田王者之籍厥畝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於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報於玉輅啟雲幄於紺壇慈轄馴服於廣阼之側青旗掩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秉耒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程程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之養而致孝層臺峩堯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

雲上承金蚪四匝璿璣王衡之制蕪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
規斥周髀宣夜之說於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於正於以觀雲則
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
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並膺至若秘書
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允微言大義之淵源
祕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輝
燿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於三館或備奏御則
會粹於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蹟之
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旣辨衆美斯備圖畫所載則三祖餘範七
聖妙跡列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繁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
色肇建古文宏埤豐啟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豔不
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
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之傳
其中則禹新大成之庭寅奉 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
也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衣裳
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於京自熙豐始乃詳脩講說謹
嚴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
敝爾乃采芑新田青莪中泚人材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
西則用建原廟近倣元豐侔圖程度因或不同朱堯相望而特起縹
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煙瑞靄煥爛蒙籠
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屆四
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游軫羹墻於帝裏旣進祠於

東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粹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雖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顯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衆務泉敷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亢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為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為六部自吏洎工位於左自戶洎刑位於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黠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效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墟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旣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勳名實斯允爰擇操煩之才俾長治於爾察南司之俗坐革循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華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厭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桔槔日無滯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園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象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彫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扉開條風之妍暖命嗇夫而啟禁縱都人而遊覽吾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續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禊飲於羣臣先朝之遵故事張大侯以示民於以

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亶為方丘疇柔祇
之歆饗故坤輿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牂此
至曠典聿修帝躬臨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歡
瀆之儔乃奠黃琮震於神休乃奏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
協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密邇靈存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
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游景光為之燭曜祥雲為
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
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
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偕追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
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
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
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行樂儼鴈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陞笑言
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飲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
未之春龍翔效瑞脊令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昏應感昆弟之是
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
命本支昌熾考祥羆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斯蟄蟄之衆假樂
皇皇之懿受祉而施於孫 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
帝肇正元嗣於春宮申春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
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闕之是邇標蕃衍之美
名彰我家之盛事顧起處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僚
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奉奉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
子之義脩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睦

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祿以維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
加厚濮卹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葦戒杖杜鄙葛藟
考親親於伐木繼振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
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
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
飛聲於是參親踈而兩用冀羽儀於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
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伉言
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創其始也憲嫺背摹大壯揆
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鼙鼓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既其
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修楣躍水波乎柏棟列繡文於蘭栢
因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竒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未
相之其旁則檐牙高張欄楯周布徃徃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
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圈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於
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陞抵森以相連立觀
西隅則果息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堯堯北闕
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闐闐則九市之富百塵之
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乃布帛貨之通冠帶衣
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貿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
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畫墻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
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
徒觀夫仙倡效伎俛童逞材或尋橦走索戲豹舞羆則觀者為之目
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

醅蒲苗泛觴竹葉傾罍羗旣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
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 分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
卯之夢旣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筭考名之
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閼神符一出羣邪四讐截毒治病功深效捷內
則良嶽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巖業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儀
而玉笋自傾寶劍如掣駭雷霆之轟轟雲圍下子雜還逮夫應鍾紀
律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
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頒秘錄八百聯
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奧上鬱化清有岡連嶺屬之勢有龍
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繫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
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卽旣瑣瑣焉唐之興慶又
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峨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
騰九奏脩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
太一次於黃祕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闔茂適
契於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
至於端闈之內大慶眈眈路寢斯在有大符旣於此乎躬受有大祭
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輓動彩左戚右平
相與映帶睨靈光猶培塿晞景福之叢芮春王三月履端匪懈庭燎
有光禁漏斯艾供張旣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
輕蓋正宇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佩樂奏乾安閒以韜鼓
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
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

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窓淵衷默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光我家邦於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黃鐘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於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疑嚴密靜神帛內藏天所保定侔却邪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教龍變光潤氣明煙消惟禹禹之重作鎮神皋數極九變豕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侍列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機此為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播告惟宜燕樂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歲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彛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詰道契圖書翳祕藏之靡怠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喉舌之寄於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戡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摘文之地則惟審旨是承德音是導爾乃覃恩潤色追風渾灑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暈飛跋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與焉光動

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
優入聖域爰命適臣於焉寓直罄啓沃之丹誠庶密效乎禪孟申紹
宗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
如后妃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
與俱懿筐既飾柔桑旣敷鞠衣東嚮三採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
然後龍精報貺瑞繭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繇倍富於
吳都爰獻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數之化斯並美於關
雎以至掖門曲榭之奧周廬微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開館
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茲
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飾而臻
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為天下君其所以圖回萍
刺獨運槩燁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
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
觀夫燕趙汝潁之奇勾吳於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賈厚以至關東
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感會風雲雜然入彀茲神聖之都是為英
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
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
出睢渙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
之絳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椒儻權奇素多於冀野璵璠結綠
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
恭相與修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東漸鴨
綠南洎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羗虜陸讐水懷奔走來慕雕題反趾左

衽辨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株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婚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制職在太常各有攸叙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鞀磬琴瑟祝敔職在大晟各有攸部衆制脩羣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治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抑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官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彛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續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奏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為姦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背偽棄末皞皞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君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固惟踈遠之蹤名不通於朝藉雖欲抽思騁辭作為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麗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囹圄空千齡帝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

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子真都大梁作民極一祖六宗子世增飾子光明神麗觀萬國子穆穆大君天所子子粵自叢霄履帝位子體道用神妙莫名子立政造事實有成子金鼎奠邦神姦警子王鎮定命垂奕葉子天地並應符瑞著子應圖合牒千百禩子坐以受之開明堂子三靈悅豫頌聲興子元臣碩輔侍帝旁子相與弼亮守太平子連丁壬辰化道行子已酉復元寶曆昌子天子萬年躬在宥子斯民永賴躋仁壽子

南都賦有序

宋王仲粵

洛陽王仲粵侍親客於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麤得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為問答以賦辭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於西山之隈環於竹圃之左曰美哉邈乎土地之沃人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先生覩斯而已獨不聞往者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忝丘之野包以閔伯之疆盟豬出其右汲水更其旁渙穀藏淮滂涑逐黃從橫馳鶩源分派張過乎隕石之野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於銀潢下達渦泗匯

於淮湘瀟灑鬱嶽嶽洋洋灑灑澆澆淑湍湍湯湯若乃歷華里經汭
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偕鴻口而升橫亭伊高辛之帝
子主大火而修祀鄙萑伯之仇餉猗湯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啟封卒
繼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門孰世遠而難繼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
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而征鉞曾餘光之未
墜仰子喬之颯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徒倚誦相如之高文闕
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
於萬代如想見乎其人觀山川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
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輝絕後惟梁
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
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子武俾侯於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
限泰山之險西界高陽之墟禦倫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野沃壤
則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溲城而連
起閣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
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杆而和之流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
乃作曜華之宮儼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纒巍然起乎中央散彤
彩而澔泔復熒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鸞翥於
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壁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
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竄窳窳仰不見陽列方疏而
散綺玉女睨而悠颺又有宴閒之館寔曰忘憂文章灑博卓犖瑰奇
者萃乎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詠鄙細柳間以連璋沓壁綴以清
管弱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鵷鷺鷦鷯山鵲野雉守狗戴勝鷓鴣翡翠

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鱗萃不可勝紀其木則檉松榿枿楸梧
柘檀欖檀木蘭栴櫚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
其果則檀梨栲栗素柰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茝
靡蕪菘龍杜衡新蕙江離芎藭庭蕉聳綠階藥翻紅採以忘憂合歡
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馥蒙蒙芄芄其竹則簣簣籊
篔簹筍筠筍簞簞密篠布靡夾池檀欒蒨葺芊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
靡雲披於是乎複道聯緜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臺
與離宮蹕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竒秀表以落猿之巖環以棲
龍之岫既盤紆以鬱鬱亦映帶其左右面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
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
起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俯逼頽
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之對峙復偃蹇
以穹隆上憑范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徹金碧
倒影乎其中旁接鴈池綠淨漪漣秋浪漲而春波拍天鷓洲背其後
鳧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樂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鷓鷖鷓鷖鷓鷖鷓鷖
鶴子鵠侶鴻儔翱翔翻翻載沉載浮既澆澆而隨波暫飛鳴而驚舟
水草則有蘆葦蘋莢蒹葭蒲蔣白蘋綠荇芡實蓮房兩濯翰而增綠
風被華而吐芳王臨是國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
雕玉之輿馴黃虵之馬紛萬騎之徒騫千乘之駕服太阿之雄劍靡
彩虹之珠旂鳴和鑿以玲瓏翳羽蓋以葳蕤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
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為且因川為漁奮駭百獸電
激雷驅搃雄螭躡豪豬轉犀聲麟麇麇遊蟪躡駉駉夫不妄發應

聲而殊鈺不虛擲洞胸穿髑山殫谷盡子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
而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於鴈鷺之池登
龍檻飛鳳蓋釣錦鱗出文貝弋白鷗挂黃鶴鷓鴣下鷓鷯落薄暮日
斜俛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騁
少息明日乃燕於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脍脍炙豹
胎酌金漿之酎觴縹玉之醕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遼溟之歌
睇巴渝之舞又有卽卽曼姬燕代麗女輕裾倩粧綽約媚媼明眸微
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
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間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千萬歲常與日月爭
光輝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而陋
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大宋之盛乎夫大宋
之開基也肇自商丘大啓土宇創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
萬國被德澤四裔暢皇武西盪巴蜀東溲海濬北指幽薊南曜朱垠
天乙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於祥符之際
累盛而重熙增泰山之高禪梁父之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
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毫社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
野就見百年存問鯨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
旆載揚迺瞻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灑翔鸞
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
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洞開歸德峻峙若闔闔之特闈連馭娑與杓
栝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歸
業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武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

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寶昌蹈先生之學舍溢頌聲以
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俯浪宕之舊渠迴伊洛之清流
醜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翔輝連闌帶闥
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織麗山積瑰奇來不可抑往不
可羈南獠蠻而東獺貍紛大貝與明珠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
營馭以駟將厲以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拓一都之衝
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漁之被
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兩茫茫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
則有流觸淥波檜陰四合照碧妙峯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
暖風殘月又有玉觸金縷光華姝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聯觀
光與望雲指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瀟瀟水澄似鏡

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識海燕於舊爾乃金魚分菴玉麟剖符
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
安舒乘剽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
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
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迹不覩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託
梁園故墟之名不知藝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兔園之大鴈沼之廣不
識原廟之尊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
雲翔諸侯借上游宴無度孰若天子巡狩動靜有常珍怪之玩奇木
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
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
習迷而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

眩曜釋然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煌魏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皇畿賦

宋楊侃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西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予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采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城神皋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鼎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啓後都而應天旣觀法於左峭右隴亦取則於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

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為馘而為俘寶王氣之長
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險固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
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鄆陵扶溝滎
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
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於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
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
南取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
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盡徙家於上國
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出
居王畿挂戶縣籍興屋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
陽漢徙豪傑於陵邑魏將入於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
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偽
辨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刺繁劇既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不敢
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傅降
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尚老尊
學與民為則是時皇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
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威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高城
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利劍足 彊弩
躍馬奪槊投石拔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羨是故
擁強兵衛近甸如大郡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九縣天設二渠曰蔡
曰汴通江會海紫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劃晏司漕
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

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
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儲充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
者復有五邑若乃總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簿旣資高尉
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統騎分巡者兩路城隍之外遊徼四布桓
桓八臣是警是護郊原黼黼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馬爭嘶廐空萬
樞野散千蹄陂閒牧南沙平走西一飲空川一齧空原去如霧散來
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芹比於古俗園
茄早實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筭宜修竹鬻於市子利旣兼倍進於君
恩必需沐時或戴勝降桑螵蛸未鳴野人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
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谷林丹杏出於尉氏其或
陽鄉千樹之梨扶樂千樹之栗比封千之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
宜北鄉之羊野莎美東邑之豕魚鼈鳧之盛西有陂子萬頃菱芡
蓮藕之美東沿堤子百里其或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逢
澤狡兔復多於梁園乃命菜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枝畢陳六飛
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於圃田之藪
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烏獲之類檀袪而來叱咤而至
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
之士落孤鴈於馬首貫雙鷗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
一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夢
之畋敢誇其地廣哉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
赤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穗秸之入斯為近甸
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

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却而氣候先暖鶯囀何早
花開不晚瞻太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
之中效仙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風青青道邊千畝何田瑞拱之初
藉於此焉黛耜一執青史千年登蓼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
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
乘戎輅習戰於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將觀衆無譁而是
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收授之以方略韓彭
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
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宮卜
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却見昊穹燔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
象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
予何方怪獸來予何鄉却裁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
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狴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孔
雀翡翠白鸚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
紀也忽斷苑牆又連 籟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
沉而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飄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
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簸素粒而雪飛
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
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官却陳萬騎既觀穫以云罷亦宴犒而後已
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鷓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
太液無濫觴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
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憑欄檻於中流瞰

渺茫於四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權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伏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之即既衆文身之卒且多類蚪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鼃鼉勢震動於山嶽聲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離刻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波鑿輿臨賞以盡日士庶縱觀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輦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宴掩杏苑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盛事為士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駕虛越廣汴湍流之上轉王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而於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於是乎見百疇好鳥於是乎聞十洲儼景三島分春延廡之設是名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注而遠至羣驅八騎隊數十驥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何干旄之子牙向浚却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羸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會子房而於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河之鄜市何飛梁之新遷惠橫舟之觸柱今之雍丘古之杞國民厚風俗土繁

貨殖 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
登臨移市景日傾城賞心惺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
既同歡於萬室因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以為名
蜀有江而馬及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
營繕公宇之制甲於畿甸中有大川通關帶閭貫都邑而北來走江
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
王闕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宮而
世襲何彼樂郊今為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
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
莫不名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
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澗望晶陂之色
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
舟則夏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既薄歷朱曲而市
稅有常潺潺洎溝渙渙有水入鄆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耿閭
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
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符作畿於聖日考
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士椎埋為姦任俠尚氣睚眦必
報杯間刃起今為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阻太康淮
陽甚通地宜琅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脩地既成於上田人
不趨於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美問中牟之耆民歎魯恭
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
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佳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

夫八澤九溝二池三固周流原野表界境內宿萬勝以遙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溉萬頃之陂澤變於古之烏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鑿涇沃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啓而一閉常若合於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遇涉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遮人迷塗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子我馬輪欲埋予何車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算屈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亘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煥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壞夏漏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輿稍畚土常設備禦建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暮冬計春修役均編戶岸檣連航兵屯兩渡阻浩浩之波扼憧憧之路北權謳晨南帆落暮唯茲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阻二嶠之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子桐牢之亭湮沒子黃池之迹何昔也明誓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途歷古衛之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予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鶴唳降於穹蒼丹頂未辨於煙際玉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教象君道之體

陽再而降符帝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哉
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
彼尚侈而務奢此歌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讀予之
賦不敢復談於漢京也

錢塘賦

有序

宋葛澧

錢塘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樂土其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
穰人物之豐饒景繁之美詳詢熟覽實浮於名攷按圖籍見於前人
之稱述備矣因披其大略總而賦之其辭曰

茹華大夫遺棄歎塵采擷芳英窮足力之所徧九垓而週行想見
東南之域有名區焉據一方之都會萃萬景而敷榮羸糧首塗存罹
寒暑始入其城徜徉蹠蹕四縱觀鬱紛錯呈露莫能識覽目眩神聳
惕慄而驚稔聞摘藻先生謝迹人寰屏除俗慮繹黃庭之秘術獲征
僑之高趣眠雲嘯月隱林泉之勝處迺滌垢齋心鞠躬緩步徐屆衡
門情懇厥故曰先生高卧久矣斬有攸聞願洞開而悉諭先生巽然
笑曰眡子辭氣若有所覩有弗當於中心者乎豈生於偏城下邑而

未究雄藩巨鎮之浩穰也邗子來前子語汝粵若一氣肇分二儀聿
建有清有濁或合或散疑為山嶽融為河漢五方各殊號名爰辨鳥
策篆素文該迹備顧茲都督之大府上當星紀之躔次驗夏書之所
別為揚州之內地春秋之際屬吳春秋之後屬越嬴秦統於會稽歷
世藩於東北至陳始建錢塘之號當隋重置杭州之額總管府立於
仁壽初餘杭郡更於大業末唐武德時因名於開皇李子通後嘗陷
於公祐及貞觀之休明隸江南之疆場開元中分東道之採訪乾元
末歸江西之觀察厥後景福間勅鎮海軍之節度聖宋淳化制寧海
軍而改易有山有川有市有廛提封千萬井丁壯幾萬千景繁之佳
美百物之富繁可指而言焉七雉維高教尋維厚矗然屹然長雲斷
岸敞以高臺穿以廢竇甃以陶甃覆以駕雷其出入有譏其啓閉有
守內足以衛居止外足以禦戎寇周袤連亘五十餘里眈眈然虎踞
麟伏羅峯列岫是為州城城中則有東西之陌南北之阡四達之衢
九出之塗開通且長方軌是夷清流中貫蕩漾漣漪畫船來艤郵亭
枕濬講禮會別去思披雲寶石七星清輝吳門彩虹橫帶欄楯夾丞
嘗樂延寶千秋普明清湖衆安通仙都亭綺分瓜列各撫界分時則
有壩南壩北東城西城開道奉國溫泉水明中棚清坡朝天清平巡
邏糾集晝警宵繩剖析途巷標題坊號時則有通和延福廣文常慶
典禮會昌義和從訓慈 清風安國延定通寶豐財紫雲立政大書
深刻誇詡爭勝坊中則有暨茨之垣墉肯綮之堂室上棟下宇以避
燥濕構榑闐鍵以輝地闌綠窻朱扉畫簾綉幕聳樓閣于千門叢綺
紈子萬 或對牖而胥瞰或面水而穩植崇庠列峙交錯雜出如櫛

密比如鱗疊集人家於焉而樂生稚艾於焉而燕息鑿井渴飲實廩
飢食漢志載用物當足之言隋史有尚禮惇龐之說牧之具甲於天
下之稱居正叙繁會雕麗之迹邑屋華麗文忠公之記可稽萬屋相
誇王文公之詠紀實蔡侯云為一都會呂公云為天下劇伯鳳言地
多奇勝沈立言人物安逸世守良工競精舊業績畫函鞞刮摩埽埴
裂帛之規栽木之鉅剞物器具交持遞挈百所為備纖微罔闕背寂
就攻豐阜積滯學古者不知力農之勞通鬻者不知技巧之法熙熙
陶陶含哺鼓腹沐浴皇靈優游化國其阜通雜賄懋遷化居則建垂
旌之思次分朝夕之三市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列族聯羣聚貨通閭
陳設有所次叙有地度量有式偽飾有禁大質小劑亮執其言胥師
肆長各謹其令江航海舶蜀商閩賈水浮陸趨聯檣接武紅塵四合
駢至叢貯澀嘉衆夥揮袂飄舉息操倍蓰功辦良苦迺有安 之麤
金白膠汝南之著草龜甲上黨之石蜜貴布劔南之縞紵牋錦其他
球琳琅玕鈿松怪石蠙珠縠絲柁幹栝柏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
絲象蒲魚帛布信都之棗固安之栗暨浦之三如奉化之海錯奇名
異狀夥够堆積貿易者莫詳其生博洽者疇克徧識其承流宣化聽
訟訊獄則有官府焉貴有正有貳有寮有屬賤有府有史有胥有徒
牧伯之宇雄峙於爽塏庶按之司對列於通衢繡栢雲楣鏤 文椽
環幹虹梁藻井椽桴長廊廣廡連閣開庭硬碱緻砌渥彩紛敷塞門
內立儀簷豁如於以植其畫戟於以通其軺車列鍛垂獻警戒不虞
詔條自是以宣揚吏民於焉而奔趨聯識之第等殺並建征商之局
據要闊居園扉靜子束矢罕入帑藏啓子金帛廣儲醴菴榷酤

秉式法而

受授常平鎮城積紅腐而美餘其歲月有會有計其參考有籍有書
庭無壅滯繫師帥之明健人耻闕訟由易俗於恬愉其常供正取時
運而益大府之用其休聲美政時傳而達天子之都毓材養士有學
宮焉肄業有舍勸講有堂模範有師切偲有友升降以齒而人遵長
幼之序漸摩有素而俗安禮義之守春秋祭饗多儀必舉由是習先
王之典歲時較藝工拙精分由是勵循循之誘故得圃澤之多賢妹
邦之君子楚材南金汝潁神錐鼓篋朋來袍分鷺集俎豆莘莘獻酬
交錯歌唐誦虞泳仁蹈德長者皆不厭不倦幼者亦克岐克嶷日就
月將自強不息人人號為書淫處處稱其傳癖念夏侯拾芥之言慕
桓榮稽古之力杏壇茂蔭扇習習之清風泮水澄波漾明明之皓魄
衣冠不特盛於鄒魯斷斷豈專美於洙泗輔助文德有武備焉養以
稍食衣以繒帛會以什伍居以營屯駐伯崇節龍山水軍船務實興
捍江牢城統以節制訓以五兵淬刃沙浦刷馬江濱大閱有時賞罰
有經或揮左或揮右或三令或五申暨暨詒詒堂堂烝烝跼跼檜感
儵紳廬鱣密須之鼓闕鞞之甲繁弱烏號黃間千鈞枉絜鍛鍊龍藻
龜文偏聚重襲矛鉞飄英奮烏合予其陣猛厲鷹揚子其敵勅稔坐
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熟鉦鐸鏡鏡旗旂存公稍之名器用犀銳人習
精明陣整魚麗法嚴柳營勇者壯者大以備不虞弱者脆者小以充
以充執役使令足以鎮南國之疆宇足以暢皇家之威稜府地之北
有吳山焉截薛岳墮岷岷崑崙塹道遷倚刻階可步英烈廟庭架植
其所伊昔楚國有臣子胥憤讒夫之浸潤哀天屬之非辜解劍以祈
漁父渡江而奔東吳五戰至郢而昭王大去破塚鞭尸而宿耻已除

聲光旣振措國疆盛南服越人北威齊晉徒闔閭之撫封實子胥之
輔政逮夫差嗣立宰嚭用事納句踐之幣遺欲伐齊而肆志雖輸忠
讜之諫覲寤君心莫逃讒佞之謀終行詭詐於戲身雖殞而德愈光
事雖往而名彌彰致黔黎之愛慕建祠宇於高岡以迄於今餘千禩
矣迴廊邃殿單單增壯直誠大節藹藹騰芳顏貌如生濟濟錚錚屣
夫觀之而激懦志烈士過此則剛腸駭賦巍巔夏屋大啓黃帝歲
裏轍轍推推越軼埃壘炳燿暉韡仰攀雲兮俯杳眇是為堂子曰有
美坻嶸棧巖控壓羣峯飛翬考拱誕豁雲際前瞻後盼左顧右睨江
湖匉匉波瀾蕩沃翠屏碧嶂極目無翳夫尊榮之飾必因聖人吟咏
而後得誰其詠之我仁宗皇帝夫景趣之佳必待賢者輯治而後顯
疇其輯之前守臣梅摯由是天下想而玩慕邦人咨嗟而欣喜當

其陽和煥發景物華鮮值清明之後或禁火之前依依之野無際
茸茸之芳草連天撲春歡之燕乳啼春恨之鶯遷汀蒲岸柳之裊娜
紅葩綠萼之芊緜都人士女妬豔爭妍鞞香韉擁翠駟閼郭累
迹差肩駢衍必路要遮鮮扁水畔遲遲問誰人之袂袂林梢隱隱知
何處之鞦韆若曰山之氣候則變態而無窮卻躬遠望穹林隱藪出
沒於杳靄嵐光翠色合散於空中移跼近觀低坡崇岌彌絡開莫幽
禽野鳥嘲哢舞歡州城之外有西湖焉泉流瀦匯廣深停蓄滌滌潔
漉止而清些瀟洄通憑動而聲些沙洲之垂柳綻嫩波心之浮圖弄
影湖中乃有千艘荃橈萬舸桂楫紉纒輕維蘭棹闔捷行客遊人旁
午雜還或浮泛綠漪之上或艤泊他山之脅梵宇樸緝峯巒禡相
攜首東水心定水崇福興福惠明妙惠法善土宿其山有若外園其

嶺有若鐵冶其亭臺則有衆樂集賢在焉徙履回南淨慈佛慧昭慶
普寧淨因淨相真如寶林其山有若南屏其嶺有若慈雲其亭觀則
有發符白蓮在焉縱步尋西惠因香積法雨法空廣果資國正濟六
通其山有若靈石其嶺有若麥嶺其亭檻則有流杯涵溪在焉隨徑
北菩提招賢寶積寶雲普濟寶勝智果壽星其山有若巾子其嶺
有若衣眉其樓臺則有看經英游在焉傍西深入巖谷益秀上下天
竺靈隱靈鷲爭出奇巘互獻重岫煙籠黛染澤通雲覆十里之松徑
陰陰萬脉之列泉溜溜又其西則南北高峯獨透羣嶺之表亭亭插
天竄費浮雲在其下而可以攀瑤光曳玉繩者也植中巖巖則有孤
山西陵報國崇因廣化開闔扉楹層厠碧瓦或跨閣於陞砌或引泉
於堂下在昔林逋傲世嘉遁慕冥冥之高飛潔皎皎而率性幽居遂

志遺累深隱飄飄杖屨泛泛小艇去尋精刹步隨幽徑縱鶴翔雲延
客及命常留長者之車屢至公卿之迎蕙帳久虛而遺跡永存幾換
園林而猶佳故境芬芬播傳而不泯湖山得是以增勝誕安步屨則
有長隄隆隆防障橫卧湖心其長千尋其廣並輪增早培薄完繕砥
平跨以徒杠夾以柳陰其他崑曰玉女佛手洞曰煙霞香林石曰纜
船隱士峯曰蓮花白雲亭曰夜講映發塢曰大慈楓林塔曰慈雲黃
皮澗曰呼猿石門井曰金沙烹茗菴曰永安寶雲泉曰虎跑卧犀池
曰定箭湧金錢源龍澗袁松陳檜涵渚別嶼塢漾曲水綠竹有並生
之奇偃松有八面之美小嶺有飛來之號高臺有翻經之志畫橋碧
沼觸處逢之月觀歡亭時時見矣或遠或近四週環列沙景幽趣殊
蹤異跡名不可以殫紀足亦艱於徧歷供騷人無窮之吟付丹青意

外之筆故張祐載樓臺高聳翠岑之言賈島有煙濃景晚難狀之述
春波千頃見文正之句魚躍 嘶形舜欽之什楊蟠以百詠而譽佳
元之以畫圖而顯飾每歲孟夏初旬八日郡人數萬以胥會競縱羽
鱗而祈福者天禧中故丞相王冀公始請為放生之會也水涸則草
生水淺而葑橫深虞堙塞之漸力陳浚治之言者元祐歲前內相蘇
東坡敷奏乞興役之策也廣乎大哉東抵郭瀝之境西接新安之際
申畫却圻絕七百里之地若稽古先建邦蕃衛以守民社以壯形勢
設法備具莫盛於成周之世析之則有鄰有比統之則有鄉有遂豈
王畿特私然舉六服皆若是故得內外同歡遐邇均惠國家大猷是
經議事以制寡觀典則損益其事總之有州附之有縣縣則分鄉以
識別鄉復分里以表異惟此錢塘疆界既廣故立縣有十而縣之所
治九十二鄉鄉之所管四百二十有七里高原廣隰迺疆乃里其為
縣也錢塘置號以華信出私錢而築塘餘杭立名因秦皇舍舟航而
登陸於潛鹽官始自漢家臨安富陽更由晉室孫吳分富春而析新
城之邑我宋以仁和而易錢江之目南新立當淳化之年昌化改在
太平興國或為緊或為望或為中或為上其為鄉為里制名取義亦
各有所因焉如曰七賢因覩仙客如曰新登因更縣額若茲之類有
所因而名鄉者也如云勳貴因命錢鏐如云白雀因見白雀若茲之
類有所因而名里者也生齒居聚畜牧養蕃有場有圃有廬有園有
桑有梓有林有泉爨烟相望雞犬相聞隱隱振振繚垣縣聯穉秀菘
穗象耕鳥耘賽華鄉之重租散滄皋之香秔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八
育之縣家蓄鶴 之器戶銜犀渠之精出入足以相友調教足以相

生閒暇足以相樂急難足以相存頌白不負戴於道幼疾各得所而安吳地舊俗歷世乃傳尊釋氏以崇奉習巫覡以相先故蓮宮紛置五百三十有二而祠廟建立一百七十有三其為寺也在內則有若承天梵天廣慧竺林淨戒淨住明心法雲寧邦延壽仁王國清寶月翠峯澄鑒福明在外則有若寶輪龍光晝錦瑞竹朱金龍華雲霄淨福靈耀普光圓通正覺昕慈靈巖忻平石室紺園洞啓淨土廣闢殿閣橫敞廊廡深邃寶相璘珣花香列衛光以聖丹飾以金貝珊瑚琳碧瓊玕翡翠藻繡織緹瑰奇屬綴雕甍繪楹爭華競麗幡幢雜出搖搖曳曳梵歌頌音磬低鈸厲晨魚數擊散落民家暮鐘杳杳縱橫四起其為廟也近則武烈普濟福安福利福隆廣靈武寧衛寧保定立德護國始興夫差皋亭威勇老人遠則保慶興聖彭澤七松隆福迎陽安惠桑亭廣慶懷柔徐偃郭文塔山松溪白石崇寧雄姿偉貌仗衛森然或因功血食或以德顯名或當朝近世或數百千齡載於祀典咸秩其文傳記紀厥美實金石播厥馨芬至若旱潦流行札瘥驟起竭履虔禱肅將祀事立致感格默符人意故茲信仰弗怠弗替若夫疆圉形勢則有羣山焉鳳凰白鹿秦望鑿石功臣衣錦壁茂安國峯萼金牛流袞峻立石甌金硯玉座與邑阿頂獨角金樓華石峴曰顧望墩曰仙姥嶺曰金鷲峯曰卓筆巖則虎頭雞棲龍池朱積惟名山暨幽洞多異事及靈跡或振奇於一時或罕聞於曩昔如臨平山石鼓嘗出唯張華有言用蜀桐可擊天井開于涸溢茂增損龍洞闢于源深不可測如曰仙姥則裴姥嘗居采衆卉之華蕊因釀酒以當壚異人來飲授藥與俱如曰僂穴則有僂客回鸞駐蹤雖有獵徒之

薊藁類旨蘊萼蘆蓮菡萏半散葉茸茸合帶辨華黝儵竦樞豔異萬
色爭妍千枝闔覆其羽則有若鸞鷟鷓鴣鵠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
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鷓鷃
而飛其毛羣則有若犖犖白魁翰殺猗獫獫獫獫獫獫獫獫獫獫獫
駉瞿彌迄駢田或遁藏密林或長養幽巖或馳逐而風雲起或吟嘯
而山谷寒若夫疏通灌溉則有衆流馬溪則停辭石鑿頰口上轉無
他平渡下阮盤石曰苔曰猷曰松曰葛湖則御息明聖陽陂臨平南
上南下明星建寧曰查曰北曰高曰谷渡則鹽橋廟山占渡剡口塘
則武丞捍海沙河其諸潭則浣沙王兒浦則百尺明珠渠曰五福濠
曰中外或始濬或增治或築以去害或開而興利或因事建名或因
名顯義如停辭溪始於范蠡欲開鑿為山通浙江之水因民弗願辭
許而停焉如南下湖修於歸眺溉公私之大田興利澤於無窮因對
上都以立名馬在臨平湖則開通壅塞以顯祥得石湖邊以呈瑞築
捍海塘則彊弩射濤以弭衝決詩什投海以回 勢茲惟神奇之殊
迹因以播傳於後世言其經理開竇釀流隄膝相軋或遂之縱或溝
之橫或洫之廣或澮之深以列以舍以馮以揚以蓄以止以蕩以均
潦則引出俾免滔溢曠則通入以遂耕耘噫嘻水雖衆矣莫若浙江
為大焉自婺歛之深山合二州而發源流會派派東下淪齋由建德
注富春而後入海昔神禹行水嘗躬臨其崖厥後而守橫渡會稽想
其服乘之車馬儀衛之旌麾鐘鼓撞磕原野生輝應足以暢文宣武
普暨博施若江流之浩蕩盡目力而渺淼沈沈瀟灑從濤資還茲其
深些湯滂浴滅滌激汎茲其流些貌也泔泔涵涵溷溷漠漠廣也

諫無行則全琮之將略殊於衆也挺直致主剛毅不貽載筆謂君舉必書還笏扼艷嬖之立則遂良之秉節尤足尚也匠施及泉之工俗享勿幕之利二三散處永世巨廢則李泌之政誠可嘉也增築塘隄時其鍾泄以灌以溉勿湮勿窒則居易之澤是足道也禪師振錫而歸淨界德輿述序以送之惠皎石壁而錢法華元稹撰記以紀之候仙亭立於韓仲聞之任觀風亭於裴庶子之時見山置於盧子望冷泉建於元左司清輝之榜未掛幽致想嚴卽之風度胥山之銘已刊叙實見元輔之芳詞虛白花開子念賢牧之栽植南庭記成子仰子烈之施為術士識斗牛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錦樓集成子傳元瓘之篇章庖人疾愈子悟靈龜之酬私陳文惠以薪土易籠石而就工杜偉長自官浦至沙徑而築隄范文正發粟遊燕大施荒政之惠耳沈文通鉏治姦蠹人皆繪像以祠之砌石為函接竹引水以注六井散在閭里而一城足用者長樂陳公之恩以及民也因舊佛祠剏新道觀前旌錢氏之順服後作臣子之獎勸而表忠為名者清獻趙公之請以有立也以至仙人臺高子聞琴瑟之音陌上花開子起緩緩之詠燈市於祥符而尤盛九曲花王有吉祥而冬日豔異亭勝碧波於道左堂標中和於府內南園之萬卉爭春別圃之翠幄殊麗羽宮之三教名垂理公之石室仍置百尺之佛樓齊巘後嶺之鰾井洩洩前建後增昔殊今異遠覽近觀萃佳擅美恭散域中孰窮孰計先生言未既茹華盱衡愕眙曰富哉言乎可謂多聞而博識者也僕常聞之有唐之世分符守土多用名曹星即老成宿望而名世佳士蓋常酸辛亥鳴投書相府願擁朱轡一闡是境而終不可得者今

茲先生羣曉猿侶夜鶴雲冠霞裳鴻飛遁迹藝苑百家飽爛胸臆日
玩山川之勝槩優為聖代之真逸其至幸乎是言也播之天下傳之
後世雖千萬齡之永足以知今重熙累洽極富極貴比迹於二帝三
皇之盛際其蕃方外地尚至於此則內之宸居帝都其皇皇之美赫
赫之盛雖駕江河之辯禿南山之竹亦不能形容其萬一若茲山川
祠廟之號名閭里景物之古迹 革興廢之所由人材產殖之攸出
括古今之流傳備版圖之闕失則將即此以覈實徐罄折而復請曰
我宋中華疆境萬里太平一方名邦大城特勝相誇如大江之南則
有建康劔閣之西則有成都彼二邦者青山碧水與夫邑都非不衆
且雄些然莫儼茲之盛者豈有說乎先生曰猗嗟二邦昔事詎忍言
哉夫風聲氣俗繫一時理亂而盛衰景趣由羣情憂愉雖歷年已久
而未能悉變譬若病既痊而尚覺羸臞劉備鼎分之時鄧艾鍾會之
討伐東晉建都之後祖約蕪峻之戰爭去世愈遠姑置勿談至其近
代之事則可按典籍而推言稽昔唐季王綱縱弛姦雄伺隙而虓闖
攘臂唾掌而競起僭竊位號者有焉逐鹿四方者多矣逮朱梁既立
之後咸負固而列峙由是王建據蜀閻眎至後唐莊宗之時同光乙
乙酉之歲廼詔軍將曰郭崇韜舉兵往伐所嚮奔潰翦除妖孽削平
僭偽即以孟知祥鎮撫而臨治及明宗應順之初知祥復肆其姦計
跳梁一方攫挐傲睨豈非僻處方隅保棧閣靈關之阻又幸中邦之
多故因得逞爪牙而搏噬乎當彼之時五六十歲之間經幾戰而幾
爭封豕其土糜爛其民鉦鼓一過則牛羊竄伏士卒所至則草木戕
殘我宋龍飛乾德二年爰命全斌副以仁瞻統師西征入境間臯故

蜀昶始降而劍嶺屬內若夫建康之事亦大同而小異始唐明宗本以徐溫而鎮守至晉天福厥子知誥廼竊位自稱唐裔還姓李氏建國立號昇殂璟嗣恃長江之險保甲兵之利我太祖之御宇應天神而順舉愛惜元元之生命姑與包容之未取待其自悛十有五年輕肆桀驁終昧神天致皇威赫怒而大軍首南擁以羆貅度以龍船駭兵銳卒旣逾采石一入其城李煜遂擒彼二邦者如成都之濯錦江浣花溪武都山錦里城與夫相如之舊壚子雲之故居君平之筮肆子美之草堂之類如建康之龍洞山白鷺洲烏衣巷華林園以至齊武射雉之地鳳凰棲集之臺大江秦淮之波濤茅山蔣山之崔嵬之類非無風光之美景物象之繽紛可以搜羅而賦詠可以悅目而娛情奈何自前世之用武惟兵火之蕩滅頽垣廢址鼠穿狐穴殘刻斷礎燒昏塵沒幸逢聖世昌運大來睿澤洋溢而無類鴻恩共被其根莖道綏德撫薰醲涵浸一百五十載之久矣風聲氣俗雖移易而一於正而山川景趣猶未克遠邁於雅無征戰之邦也如論錢塘請申厥旨自唐乾符之後擁戎車者接軌徐縮劉浩之途孫儒董昌之輩或毒螫於淮甸之邦或剽掠於二湖之內蘓常近境允常故都鞠為戰場蕩為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土以安居雖黃巢之衆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頔之暴弗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間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奠枕於里閭方太宗皇帝之當天繫太平興國之三年鏐裔曰倣遂捧圖籍以所管而獻焉是邦之內曰民曰軍詎知血戰之憂苦疇當天石之辛勤矧歷休平八聖相承鋪鴻藻申景錄灑德波散休明教條備民風純小而

任一同之宰皆是榮途之遴選大而擁麾旌之牧莫非鵷行之貴臣
勤勞勸課惠養斯民茲其繁富日增者也茹華曰二邦以戰爭而其
迹若彼錢唐以效順而其盛如此非特其邦也三家苗裔盛衰同之
且清時待士如皇天罔私盖有臧而有否豈特用而特遺質以禍福
報應之明驗實緣忠順惡逆之殊歸因先生之言將使忠臣義士聞
之而咸奮又足以貽萬世姦宄之永戒者也雖然是邦之內或今或
古抑有遺美可以為風化之補者乎先生曰昔者范子安不受蒲輪
之名命褚伯玉優游林泉而自娛或追謚而褒其節或立館以安其
居孫鍾色養而孝行感天成緬廬墓而紫芝顯符或致司命之降顧
或得旌表於門閭此其高尚之操純孝之行尊之榮之足以粉飾王
政當今明天子將聖在上賢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圖治勉勵精惟
是崇化阜俗之本常加宵旰探討之誠逸民之舉孝廉之科旌表之
式追謚之榮即聞講求而悉行矣茹華曰大哉言矣經國懿範豈伊
地美實美風俗豈伊迹厚實厚人倫儻緣踈遠而難達盍亦投獻於
措紳或因言以寤意將探撫而申明庶或不負煌煌帝言言訖曳踵
而退

春秋經傳類對賦有序

宋徐晉卿

余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韻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左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細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間立義迂濶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肯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竒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笥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哂噱之資也

運及姬世天生仲尼脩魯國之史冊遵周公之典彛莫不編年示法

繫日摛辭左丘明傳之釋義杜元凱注之質疑十二公之事言用傳
傳後世五十條之凡例式據前規有惠夫人實生桓子當平生遷都
之末是隱公即位之始乃有樂伯獻麋 至奉豕許絕太岳之裡鄭
廢泰山之祀帥師入極譏無駭克勝之由求好於邾貴儀父會盟之
美問族衆仲詢名申繻子駟請息肩於晉荀息謀假道於虞天棄商
而久矣神亡號以宜乎宋昭滅宗知庇根之失所鄭莊寵弟慮滋蔓
以難圖貴有常尊禮亦異數石尚歸賑齊侯致胙向戌尤孟獻之室
韓宣譽季孫之樹解龜而鄭國以亂更驚而齊臣致怒魯禁王姬之
館外禮彌尊晉為太子之城內讒益固蛇妖禍鄭豕怪害齊強鉏不
能衛足鄧侯徒貽噬嚙晉逐楚於潁北魯追戎於濟西施氏沈卻隼
之子鄭人奪堵狗之妻姜氏構謀執死歸於魯國子比脇立靈縊死
死于乾谿鄭息違言晉楚結好晉荀躒掩耳而走渾良夫被髮而謀
或駢乘以持帶或塞井而夷竈靈見梗陽之巫蠱生桂苻之盜掩義
隱義驪兜招渾沌之稱毀信廢忠共工得窮竒之號伯有強死莊公
寤生越椒有熊虎之狀伯石是豺狼之聲與玦衣者表守國之意獻
縞紵者伸結友之誠虞公奔彼共池因求寶劍得臣敗於城濮為惜
玉纓晉城虎牢魯築鹿囿婦姜貴聘而賤逆鄭忽先配而後祖魯賄
荀偃也以壽夢之鼎周分唐叔也以密須之鼓楚王伐叛降許子以
武城晉侯問囚稅鍾儀於軍府士會滅狄甘馱敗戎獻六佾而用六
羽節八音而行八風叔仲帶竊其拱璧魯陽貨納以大弓雖未獲一
吉人行父則庶幾免戾而能流四凶族重華則有其成功晉彊鄭田
魯略棠地秦鍼之適晉也車有千乘共叔之都京也城過百雉鄭子

產善相小國楚商臣能行大事韓厥奉觴而加璧因遇齊侯卻至免
胄以趨風蓋逢楚子鄭莊有禮齊襄無常蛇乘龍而為災於宋鄭水
勝火而不利於子商號公無德而祿楚圍不義而強鄧曼婦人知莫
教之必敗然明君子識程鄭之將亡魯鑄林鐘唐分姑洗周内史知
文伯有後季文子謂齊侯不免鄭國之井湮木刊郟瑕之土薄水淺
胥臣稱卻缺之善命以先茅士伯舉桓子之賢以瓜衍莫教梁澁
艾獵城沂潁考叔挾輶以走魯莊公乘傳而歸吳有越若腹心之搆
疾虞得號若唇齒之相依楚國子文既毀家而行難宋邾公子遂竭
粟以貸飢商臣忍人狼曠君子祀生圃子歌南蒯之叛莠在門子喻
良霄之死狐毛設其二旆文王獲其三矢曹太子奏樂而歎也未免
有憂宋元公酒樂而泣馬誠知必死隕霜殺菽兩雹為災子產殂而

仲尼出涕太叔卒而趙簡甚哀晉置衛侯於深室秦舍晉君於靈臺
蔡昭侯兩佩兩裘已為怨府卻子惡五兵五甲更作禍胎裨諶能謀
叔向好直楚滅江也秦伯避於正寢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因龍命
命氏蔡墨陳劉累之宗以鳥名官剡子述金天之職衛人饋錦宋公
求珠塞夷庚而絕晉城州未以挑吳楚侍者知擠於溝壑絳縣師知
知辱在泥塗樂盈過周既訟又厲之過華耦盟魯特陳祖督之辜大
官庇身舊職展體轅頗之奔鄭也既進其股脯首盧之朝魯也又饋
以芻米晉軍風於澤鄭軍債於濟鄭饗楚子爰伸九獻之儀秦饋晉
侯乃用七牢之禮秦人入却楚師圍江戎昭果殺民生數龐荀吳圍
鼓而鼓人服晉侯去原而原伯降棟折榱崩子產心憂於鄭國踊貴
屨賤晏嬰指陳於齊邾歲害烏帑辰伏龍尾頓子牂事晉而背楚悼

夫人瘠魯以肥杞克黃得楚子以賜生士燮使祝宗而祈死僑如已
獲宣伯由是以旌功陽州既降苦越因之而名子季隗就木懷羸奉
匹先軫怒子不顧而唾齊侯戰子不介而馳公子啓五辭楚位鄧養
甥三逐巴師楚國爭囚上下手於以決矣魯邾議戰小大獄由是明
之首偃瘳疽晉侯或蠱或駮而止或瘡動而鼓髮之短者齊欲勝
吳鬲之長者楚仍夸魯伯禽始封於魯國土田倍敦蚡冒肇啓於楚
邾筭路監縷秦伯改館晉侯加邊穆叔辭金奏之樂卻至驚地室而
懸神奪號公之鑿天假晉侯之年箕之後先軫黜於狼暉夷之蒐賈
季戮於史駢許悼告終仲尼加世子之罪晉靈被董狐書趙盾之
愆祀有執燭戎有受賑此養神之節也則劉康公之言可準聘而獻
物朝而獻功此事霸之禮也則孟獻子之言堪崇七札誇由基之射
六鈞傳顏高之弓晉侯治兵於縣上闕止失道於奔中魯封須句念
實司於太皞楚滅夔子因不祀於祝融魏犇束胸楚王傷目華臣弱
臯比之室子重殺巫臣之族伊戾譏子宋痤死無忌諧子朝吳逐晉
獻將廢太子衣以偏衣魯昭欲寵家羈賜之輕服伯宗辟重荀吳驅
衝臧文仲宿於重館叔孫豹食於庚宗子干食百人之餼桓子獲千
室之封楚王決辰克莒齊侯三日取龍歲在豕韋長弘識蔡人之禍
星出婺女裨竈知晉國之凶屠伯饋羹考叔舍肉賜魏絳以金石之
樂命士會以冕黼之服子產之為鄭政也田有封洫趙武之相晉國
也民無怨讟鄭從子突三覆既殪於戎師晉用賁皇四萃更敗於王
族伯有公怨季子私言趙宣子秣馬蓐食僖負羈置壁盤飧葑菲不
遺於下體蒿藟能庇其本根不虞制人坐見燕師之敗無謂莒小行

聞魯卒之奔城彼緣陵盟于曲濮潘崇掌環列之尹趙盾為旌車之
族鄭之火也出新客而禁舊客宋之災也徹小屋而塗大屋衛獻公
與言於孫子不釋皮冠鄭子產將見於晉侯乃加戎服楚子休侈文
王惠和蔡昭侯沈王而誓漢晉文公投璧而盟河申包胥依牆而哭
齊莊公拊楹而歌棄甲復來念宋謳之頗衆守陴皆哭傷鄭難以滋
多政在務三國不堪貳虜貪屈 之乘晉入鄭人之駟錦二兩子猶
受申豐之貨珠一簞趙孟得吳王之賜樂鉞執榼以承飲魯侯申宮
而傲脩祁奚稱善不避親而不避仇魏舒舉賢以為忠而以為義衛
多君子禹稱善人夫差三年而報越長萬一日而至陳烏獸之肉不
登俎蘋蘩之菜可薦神築室反耕楚衆而惟將守宋襄糧坐甲晉人
而且欲擊秦孟明焚舟統朝贈策楚城陳蔡晉滅虜號莒子之城已
惡慶封之車甚澤卻犇傲而取禍觀虎勇而見獲賂以紀甌齊將致
乎晉侯樽以魯壺周用享于文伯宋佐後至州綽先鳴襄仲殺適而
立庶季札哀死而事生杞子掌北門之管屈罷簡東國之兵楚聞倚
相之譽晉推董史之名竊藏而逃頭須有納君之志握節而死子印
無廢命之誠御廩延災宣榭遭火狂狡失禮而違命晏子去否而獻
可雖陽貨而願東且楚人之尚左安于祀廟趙氏感于前勳煬公立
官季孫免於後禍郭榮扣馬衛獻射鴻杞國用於葵禮伊川變於戎
風周襄王不忍小忿宋華元且多大功惺惺九張子產適室而相鄭
單車千乘魯昭習武以蒐紅莫敖趾高楚王心蕩晉士會問殺烝之
禮周公閱辭昌歎之饗二五耦諧於申生十一牢享於士鞅叔魚鬻
刑侯之獄足顯貪婪皇成攝鄭伯之辭可知邪在知悼朝魯孟獻聘

周公孫彊以田而說曹伯晏平仲以和莢而諫齊侯單頃公盟於雞澤鄭子然取於犬丘衛獻啓服之馬楚獲餘皇之舟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圖原命三日之糧用彰有信犒秦備一日之衛聿見多謀魚里觀優楚宮振萬狄有五罪楚有六間子常賄而信讒楚王伏而懷諫文公施三罪而服晉克慎刑刑魏絳陳五利而和戎用蠲國患晉殺狄突楚滅慶封闔閭居不重席伯有飲必擊鐘封伯禽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韓原敗師晉惠懷諫而遠卜楚丘封國衛文務材而訓農夷吾奔梁子囊伐鄭知伯懷而好勝樊須弱而用命雖夫婦以為賓亦男女之辨性命絳老作乎縣師使敬仲為之工正太叔對禮於趙鞅始辨禮儀國僑問政于然明方知政令物莫而大事無二成歌詩則齊有異志吹律則楚多死聲聽衛則憂而不困歌魏則險而易行隨會有足使之智魏萬有必大之名司徒妻予之石窳新蔡人請以繁纓韓起貪淫求玉環於子產晉侯讒惑賜金玦於申生敬仲辭卿國僑讓邑子羽銳敏却莊卞急將欲脩而車賦必在險其走集雖行李之往來亦鼓噪之出入慶封好田而耆酒坐見憂生齊環棄好而背盟行知禍及宋見星隕晉聞石言莒展奪公子之秩齊侯飲大夫之軒子蕩以弓楛華弱晉人以幕蒙季孫南蒯則始以費叛黑肱而終以濫奔桓子功而賞狄趙衰廉而取原棄室而耕美季札之守節易位以令謂魏子之干尊救災恤鄰取威定霸一則脩陳而固列一則載燧而夙駕莫不服冕乘軒行爵食炙申生哀獻胙之讒合比被埋書之詐楚子玉治兵之日鞭者七人晉文公報惠之年退於三舍世濟其美天誘其衷無忌之有疾也讓於韓

起宋穆之將死也屬於殤公五星隕墜而為石六鷁退飛而遇風衛
早討邢而兩降周饑克殷而年豐勝欲迫於宜僚承之以劍楚將優
於卻至問之以弓晉作魯脣號為厲表楚子問鼎形之輕重衆仲答
羽數之多少史趙言魯必為却伍員諫吳其為治適於宋野 曠聞
艾豸之歌戰彼韓原秦伯獲雄狐之兆陳軫如忘刑還若歸晉文公
受戎輅之服衛文侯衣大布之衣仲孫既省於楚難秦伯又輸于晉
饑且陳衛之方睦實晉鄭之馬依晉人貪天之功人惟競賞魯史諱
國之惡誰或爭譏天生五材武有七德卻至驟稱其伐紀侯大去其
國子產掇蜚尾之謗 息竭股肱之力伯宗實好其直言展氏得無
於隱慝鳥鳴亳社非祥既告於伯姬龍見絳郊達識更彰於蔡墨晉
臣羈絏秦僕紀綱魯三桓獨季孫大盛鄭七穆惟罕氏後亡子雅辭
多就少國僑就直助疆季桓子行於東野衛莊公踰於北方會有常
儀歸餽必致於地主取無正禮求車可謂於天王濊罷匿情卻克分
謗周重三恪之容宋輕千乘之相順為臧而逆為否事師曲為老而
直為壯宮之奇以其族行宋茲父能以國讓却莊公車先五乘雖取
遺言宋文公柳用四阿更從厚葬去疾莫如畫樹德莫如滋周子兄
慧非辨菽 莊子智不如葵魏顆敗秦師於輔氏士燮會吳子於鍾
離季孫樹於六榿葛盧辨乎三犧夾谷會時孔子相齊魯之禮大官
盟處晏嬰折崔慶之辭鄭伯先歸孔張後至渾良夫犯其三罪沈諸
梁兼其二事衛侯薄酖陳氏厚施王師敗於茅戎秦卒敗於麻隧晉
復公壻之封齊歸汶陽之地通微舒之母陳靈以無道遭戕納閭職
之妻齊懿以不君見弒唐臣弄馬晉靈啖契乞術聘魯伯姬會洮宋

怨澤門之哲齊歌魯人之臯見惡如去草逐寇如追逃穆有塗山之
會康有鄧宮之朝趙孟賦詩欲鄭邲之一獻吳王棄禮徵國之百
牢號公之祖子勳在王室原繁之先子典司宗毛伯賜魯文之命
晉侯投公孫之策楚國既烹於石乞宋人復醢於猛獲女寬嘆食蓋
欲悟於魏舒考叔請黃實將施及鄭伯初吳請老伯華得官趙鞅以
鐵鑄刑鼎季孫以鐘作公盤樂王鮒請豹之帶范獻子求媯之冠呂
錡占退泥而射月聲伯夢泣珠而涉洹楚圍取蕭掩之室鄭人斲子
家之棺晉有秦憂為州兵而拯魯多齊難作丘甲以謀安彼高齧
子百兩一布此秦伯子千乘三去楚軍右轅而左尊鄭師先偏而後
伍天王狩於河陽晉侯盟于踐土司馬牛致珪而適齊蕩意諸劾節
以奔魯楚金欲鑄子三鐘晉鐵乃賦于一鼓秦伯素服而迎明視既
以知臣叔武捉髮而逆衛侯亦唯戀主聲子斬鞅伯琴汰輶莒人滅
節而節恃賂齊侯滅萊而萊恃謀戟鉤樂樂之肘戈椿長狄之喉太
叔之奔共也故曰共叔晉侯之納鄂也謂之鄂侯天道遠而人道通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贖華元者以百駟之馬犒秦師者以十二之牛
能禮國人宋鮑得親賢之道不毀鄉校國僑知議政之由穆子投壺
齊侯舉矢或擇善而舉或類能而使既哀樂而樂哀亦喜憂而憂喜
齊童以甲劫樂書越俘以刀弑吳子魯昭之出在季孫衛獻之政由
甯氏季友念原仲之舊葬禮非焉韓起結田蘇之游立之可矣登車
望陣馮軾觀兵楚幕空而棲烏樂齊師遁而班馬鳴寺人柳熾炭於
位晉士為置薪於城文辭何為謂子朝之干命名器不假惜仲叔之
貪榮生而有文死而不朽晉文公朝以受策楚平王拜而壓紐荀偃

親受矢石重耳躬擐甲冑叔弓卒而魯廟去樂荀盈死而晉侯飲酒
魯穆姜辨而不德宋共姬女而不婦幾先楚使雖知乎鄭昭宋聾蒙
始齊臣但見乎崔薄慶厚魯蕪雉門齊歸魚軒曹人致餼之禮宣伯
餽穀之恩秦晉匹而夫婦正姬姑偶而子孫蕃獲雉而賈妻始笑生
子而息媯不言男有室而女有家彛儀豈秦公當饗而卿當宴緝禮
斯存晉似瘠牛秦如犗鹿背盟孔達歸罪先穀魯侯被殞而隧于家
易幾而哭宣子田於首山魏舒獵于大陸鄭厲入而遂殺傅瑕衛衎
歸而乃讓太叔楚子觀兵于周疆成王定昂于郊鄒鞏師既克范文
子豈敢矜功晉賞雖行介之推未嘗言祿蠡當秋出蜾自冬生車裂
觀起藩載樂盈卻宛卒于楚國諺良霄死于鄭人驚兩入高魚之竇
水灌徐子之城不知貽譏滅文仲山節蒸稅非儀致誚魯莊公刻楠

丹楹朱儒敗知于思囚鄭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晉侯背大
主而忌小怨魏戊有守心而無滯行曲梁之役揚干由是以亂行城
濮之師祁瞞于馬而奸命文王用衆楚兵逮鯁魯定築蛇淵之圃滅
紂斬鹿門之關處父有侵官之罪樂書無離局之奸畢氏從占名冠
萬民之教成季先卜位參兩社之間慶克蒙衣楚子投袂晉惠公情
於受瑞楚越椒傲於執帶鄭伯之弟不義周子之兄無慧登於三量
齊民歸陳氏之施餼彼一鍾鄭國感子皮之惠楚氛甚惡魯侵非祥
文伯豫知於鄭火裨竈先見於陳亡楚靈王殉以二女秦穆公殲以
三良雖晉國之薦饑且將乞糴奈魯邾之大旱便欲焚厓兩釋纍囚
三肅使者鄭黑肱黜官而薄祭遠子馮無祿而多馬仲由為季氏之
宰將墮三都昭公孫齊侯之郊請致千社菟乘補卒深壘固軍子皮

為鄭國棟棟陳氏作齊邦斧斤鐘紀晉侯之伐陽銘考父之勳庚宗
婦人執雉獻於穆子楚邦公子用馬見於鄭君神既福仁天寧假易
周歸仲子之賙秦贈成風之祿叔向謀而鮮過吳王度不失事韓之
役穆姬乞歸於晉侯殺之敗文嬴請罪於三帥得一夫而失一國除三
惡而加三利楚囚操樂既不忘於楚音鄭卿賦詩且不出於鄭志子
木庇賦齊侯省刑辰主商丘之地參為夏土之星伍員諫吳而滅越
管仲請齊而救邢晉荀偃卒而猶視楚成王視而乃瞑允當則歸楚
子倫知於軍志見可而進士會先達於武經趙孟語偷華元言疾齊
慶封與盧蒲易內晉初勝共卽臧通室季文子無藏金玉孫文子不
聽琴瑟獻俘授馘當晉侯克楚之年訓卒利兵是趙盾敗秦之日祝
幣史辭梁山崩子用以行禮貶食省用魯邦旱子用以垂規向戌請
免死之邑孟明慙拜賜之師睥其目而瞞其腹食其肉而寢其皮虜
公貪垂棘之璧滅會竊倭向之龜掉鞅而還乃樂鮒致師之際棄甲
而復是華元敗卒之時楚人獻鼃曹彊獲雁審喜擅權子嚭侯病祭
仲專政子鄭伯患陳邦之公卿宣淫魯國之君臣多間秦慙殺戰蓋
違蹇叔之言宋敗泓師因取子魚之諫囊瓦城郢季然郭泰鄭作丘
賦陳稅封田晉師館穀三日周城勤戍五年子桑舉孟明之善鮑叔
稱管仲之賢鄭伯立勳受惠王之鞏鑑于奚著績請桓子之曲縣被
吾甲兵戒爾車乘車既陷淖馬因還淳公鉏恪居於官次孟明增修
于國政穆姜再拜謝文子之賦詩晉侯三辭感天王之策命子都拔
棘許伯靡旌子家懷魯以及禍重耳安齊以敗名嬰齊魯之常隸趙
盾晉之正卿知伯怒而投機叔孫惡而指楹帥甲而來晉樂盈晝入

絳邑命車以至鄭子展宵突陳城晉將裂田魯初稅畝周郊之雞已
斷尾魯廟之牛還傷口羈妻知異而饋重耳成風聞繇而事季友齊
之鼓也再而衰子三而竭晉之陳也兩於前而伍於後與隨為約楚
王劉子期之心共晉為盟涉佗核衛侯之手遭人狗路天子當陽吳
季札聘於上國楚平王好於邊疆晉一戰而始霸紂百克而卒亡重
耳文而有禮印段樂而不荒鄭君行速而視流死期將至秦使目動
而言肆懼色彌彰晉上狄俘齊獻戎捷闔閭傷指子鉏中頰楚莊王
有加惠之老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齊婦人子笑卻克之跛足曹共公
于觀晉文之駢脅季武子三分公室益振借名晉悼公九合諸侯載
興霸業郭書昔憤卻至蘇常賜晉侯以彤弓彤矢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秦為坎血以懷詐楚作京觀以示威聲俞賂醫故衛侯之不死侯
孺貨筮致曹伯之復歸蛇出泉官龍闔洧水子鮮誓不鄉衛國公冶
終不言季氏叔孫烹狗以噉吏人華元殺羊而食戰士龜長筮短獻
公但納于驪姬金寒玦離狐突空傷于太子秋乃有戩冬復多麋鞭
之長不及於馬腹矢之利乃麗於麋龜趙氏喻冬日夏日賓孟喻人
犧已犧楚軍之恩如扶續衛邦之亂若焚絲掾甲報兵蓋卻克之遇
敵入壘折馘乃攝叔之致師晉楚爭盟周鄭交惡子哲信美樂厲甚
虐伯有汰侈韓起懦弱郭仲食言而乃肥原伯不學而將落諫楚王
而刑足義見鬻奉愛衛君而滅親忠聞石碣朱也當御子國請承矢
及鼓跗者嘉伯焚之絕藝射中楯瓦者表淵捷之殊能觀卦筮陳完
之吉兆爻占畢萬之興崇飾惡言少皞有窮音之號傲狠明德顛頊
得擣杙之稱楚復封陳吳其入郢封桓叔於曲沃寘姜氏于城潁彌

庸見姑蔑之旗徐子賂甲父之昂隨不量力方懷叛楚之謀魯能待
時且折伐齊之請楚遂入鄆吳還伐郟晉趙穿有寵而弱鄭曼滿無
德而貪文子賦韓奕之五穆叔拜鹿鳴之三皆并逃時無社味麥麴
之語首山登處叔儀明庚癸之談拔木塞原裂冠毀冕隨武子修晉
國之法孫叔敖擇楚國之典呂甥畏晉文之備后子懼秦景之選城
濮之戰文公能以德攻首止之師祭仲信由知免子羽請埤國僑去
壇楚作僕區之法晉為執秩之官韓起求玉環而拜子產楚王去皮
冠而見鄭丹陳靈不君戲朝以夏姬之服齊莊無道賜人以崔子之
冠士白乞盟華元告急陳恒斲喪於公室子木暴虐於私邑鱣諸魚
中真劍韓厥馬前執紼晉朝周室斥彘器之弗供齊涉楚却責包茅
之不入雞鳴而駕馬首是瞻陳成子杖戈而衣製晏平仲枕草而寢
苦晉文公好學不貳羊舌氏贖貨無厭宋邦欲厚於文公葬加蜃炭
魯國將優於周閱享用虎鹽享有薦體宴有折俎此周定王之儀也
於以示恭儉慈惠之禮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此遠啓疆之言也於以
顯會同朝聘之風薦澤蘋於宗室羞澗藻於王公歌鐘者鄭人所以
賂晉頌琴者穆姜所以送終施及莊公魯史美考叔之孝立於趙武
晉人思宣孟之忠家父求車晉侯請隧解揚救宋國之難丑父易齊
君之位宋公不王士穀堪事烏為宋得之吉熊見晉君之崇請說以
死利衛明孔達之誠將馬用生寧晉見安于之志魯侯視朔梓慎望
氛周史相魯之二子范巫知楚之三君闕鞏逮封於唐叔屬餞賜死
於伍員石厚與州吁並游旋聞禍及伍舉偕聲子相善驟至名聞幸
灾不仁阻兵無衆趙宣子之為政也董道逃而由質要晉悼公之即

位也宥罪戾而節器用華元激城者之謳子產感輿人之誦子重制
義侵衛而楚卒盡行華耦脩儀盟魯而宋官皆從晉修虞祀秦封殺
尸南宮萬之犀革公子偃蒙以虎皮韋禹斷髮以逆吳子衛侯戟手
手而怒褚師子產對微朝之事游吉答送葬之儀楚平王禮新而叙
舊單獻公棄親而用羈子羽知四國之為使脩辭令趙孟觀七子之
志命賦聲詩向戌弭兵穆子 卒趙孟玩歲而愒日申叔生死而肉
骨衛之非謀也與惡而棄好晉之非刑也同罪而異罰晉邾三卻既
以怨而遭誅衛國三元亦因忠而見殺輿獫狁盟孔燧象奔吳鄭賈人
不厚誣君子范宣子乃淺為丈夫弦子恃姻而國滅成虎懷寵而身
誅重耳對楚而語無佞知瑩歸晉而言不諛背施幸灾慶鄭發規于
晉惠阻兵安忍隱 問於州吁子產遺愛叔向遺直愛利民子直

治國考叔純孝石碣純臣臣事君子孝奉親晉大夫反首而拔舍秦
穆姬登臺而履薪齊令管仲以問楚晉使呂相以絕秦師服異晉仇
之名亂幾預辨子囊謀楚共之謚令問昭陳惠伯令龜姜氏問繇畜
老憚殺獸因猶闕熊繹則桃弧棘矢伯輿則篳門圭竇陳武子失弓
而罵重 人閉門而詬季文子馬不食粟豈是要君衛懿公鶴有乘
軒卒難禦寇楚子右廣鄭伯左孟夷吾射鉤而使相奔披斬祛而勿
誅單靖公為王室卿士晉士鞅為公族大夫魯伯禽得封父之繁弱
穎考叔取鄭伯之蝥弧國子代人之憂誠知速禍滅孫干國之紀孰
謂無辜子產爭承曹伯會正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慶
氏求專於陳國國子實執於齊柄薛由任姓會朝而既許長滕魯本
周宗班次而更聞後鄭楚子卒舊州綽隸新士為謀去於富子韓宣

問寘於羈臣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天王賜虎賁三千人晉士會賤而有耻鄭黑肱貴而能貧臧文仲祀鳥于魯門已稱不知季平子用人於亳社可謂非仁發幣公卿歸事宰旅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華父督目逆而送孔妻魯莊公割臂而盟黨女孺子以景公為牛臧紇以齊侯比鼠石碣愛子之說教以義方狼暉答友之言未獲死所魯觀齊社務易許田晉師左實而右偽楚軍後勁而中權重耳踰垣以走壽子載旌以先終彼歲星晉侯教魯哀之齒筭辛亥字史趙知絳老之年魯初尚髻晉始用墨齊侯毀闕而去禁楚王宥罪而舉職孔悝反柘於西園無極取貨於東國燭之武夜見于秦伯脩寫嘉謀駟叔紇宵犯於齊師驟宣巨績唐侯駿馬慶封美車臧哀伯規桓納鼎公子彊諫隱觀魚却隱公執高而容仰單成公視不以言徐叔段興師繕甲兵而具卒乘士穀謀帥說禮樂而敦詩書晉乃虎狼吳為封豕籍父而雖謂無後惠伯而且聞有子鬻奉葬楚子於夕室羽父弑隱公於寫氏楚城陳蔡既無宇以攸推魯視却滕亦叔孫之所耻衛國褊小楚師輕窵却寄衛獻鄆居魯昭慶封因知於相鼠華定不荅於蓼蕭晉侯詢衛故於獻子叔向問鄭政於國僑犀兕尚多難答宋謳之衆馬牛不及敢辭楚地之遙毛伯求金子罕辭玉地動而南宮震日食而叔輒哭衛侯與元咺爭訟王叔共伯輿坐獄樂枝有勇既起塵而曳柴重耳多謀又益兵而伐木鄆人藉稻祭足取禾却文公之知命也訖須遷繹楚昭王之知道也終不祭河衛出公以弓遺子贛東郭書以琴問弦多公子鮑美而艷楚卻宛直而和晉惠公言多忌克孫文子衡而委蛇鏘鏘鳳皇協懿氏卜妻之兆

珠珠鸚鵡應魯侯去國之歌宋元公惡而婉太子痊美而狼伯有侈而悞叔孫紱而婉子太叔惡能亢宗石悼子是謂廢本秦伯召於郤氏畏幣重而言甘晉侯辭於頭須知心覆則圖反楚邦赫赫宋國區區土功則日至而畢祭事則龍見而雩孟莊子為摘琴而示暇宋樂初獻楊楮以貽辜韓厥立趙氏之後史駢送賈季之帑臺駘能業其官曾無佻倖商人驟施於國實 覬覦叔儀乞糴晉文受塊伯有嗜酒齊侯好內南史執簡以往右師受牒而退巫臣教吳而乘車楚人甚哥而拔幟投政子產鄭罕虎能用善人獻禮楚王合左師善守先代遠子蕩敏以事君吳夷昧德不失民齊侯閉門而索客高固桀石以投人行葦洞酌昭忠信潢汙行潦薦鬼神閻田未歸天王興辭而責晉楚師方急包胥立哭以告秦執斲執鉞改玉改步驟由犒楚師而被執鬪廉諫子元而遭桔趙武伐雍門之获士弱焚申池之木子產獻楚王六禮孰可規非太叔語趙簡九言自堪遵曷子展儉而壹夏醫壯而頑魯定公作乎兩觀臧文仲廢乎六闕晉國求知瑩之反魏人諫士會之還宋公會却執鄆子於睢社楚君滅蔡用太子於岡山五空卜郊四不視朔魯公初獻於龍輔衛侯新成於虎幄乃有舜帝蕭韶文王象箭韓宣子觀於魯書吳季札謀于周樂卜偃識虢亡之兆可謂前知叔興明齊亂之機允稱先覺魯秉周禮晉有堯風楚令尹改轅而北鄭公子待命於東子產避游氏之廟季平益卬伯之宮驪蒨雖言於堂下知瑩將寘於褚 齊桓脫管仲之囚卒興霸業秦伯赦孟明之罪果立殊功于臧鵠冠郭書狸製成爲孟氏之障桀作楚邦之蔽匹嫡耦國者周有子儀之寵去順效逆者衛有州吁之

嬖書社五百乃齊侯興衛之時被練三千是楚子侵吳之際楚分二
廣晉作三行許男則面縛銜璧鄭伯則肉袒牽羊宮之奇為人太懦
陽處父立性過剛蕩子山背族而既戮樂大心賤宗而必亡申侯專
利而不厭既云獲戾子皮飲酒而無度亦自遺殃城郢遺忠伐原示
信齊桓勞賜一級晉侯出入三覲陳子行具其含玉公孫夏歌其虞
殯齊師已遁空營聞烏鳥之聲鄭伐欲興列卒布魚麗之陣滕薛爭
長秦晉交綏孟孫之惡臧紇也有同藥石甯子之視衛侯也不如奕
棋晉易秦而敗績魯卑知而喪師致大蔡子請臧紇之邑與拱璧子
求崔子之尸聘彼晉邾季文子預求喪禮至于楚國孟僖子不能相
儀戕舟發梁抽戈結袵趙旃則棄車而走鮮虞則枕轡而寢周宴晉
侯則和鬯一卣鄭饗楚子則饗豆六品衛二禮殺國子滅族何多晉

三卻諧伯宗害賢已甚子頽樂禍鄭伯效尤梁山崩而晉邾恐桓官
灾而魯國憂趙衰以壺餐而從重耳甯俞以橐饘而奉衛侯齊祭社
而蒐軍實宋築臺而妨農收季梁在隨識楚子羸師之詐曹劌謀魯
知齊人亂轍之由晏平仲枕尸而哭鄒魁壘閉口而死魯昭公不見
于夫人齊子元但稱於已氏楚王待食熊蹯衛人請執牛耳虎初官
就叔弓賀於晉侯章華臺成魯侯落于楚子商臣蠶目伯封豕心魯
叔姬之反馬鄭子哲之委禽甯子弗祀於夏相首塗不禱於桑林魯
既勝齊孟反抽矢而策馬晉將救鄭張骼踞轉而鼓琴斐豹焚書伯
輿合要楚王使驛以奔問伯宗乘傳而赴召子洩逆勞於郊孟獻書
勞於廟樂伯致晉師之次左射以鼓叔孫見士伯之時右顧而笑巫
言晉厲豎懼秦醫汶陽者魯賜於季友縣上者晉旌於介推鄭翩為

鷩鷩之陣魏莊納虎豹之皮魏驕則晉侯問罪隨張則楚國與師魯重尊盧且加燕好之禮鄭厚蔡子爰伸廷勞之儀宋老時羞齊公膳厨人僕以囊裹首楚子西以袂掩面伯封貪恠而無厭齊桓施舍而不倦慶封受於朱方晏子辭於却殿衛仲由踐難之日死猶結纓祝佗父復命之時卒不脫弁魏顆結草鉏麇觸槐息侯犯五不韙鄧舒有三雋才魯國不棄周禮晉邦實用楚材賁賁之鷩其誕也預傳於魏滅譖譖之鳥其妖也先告於宋災季氏介雞衛侯祿雀字見而四國皆禍日食而二邦有惡梁伯徒好於土功莒子不修於城郭鄭鄧析用其竹刑晉魏舒去其栢柳周僖括足高視蹠已歎害成盧蒲癸髮短心長更虞虢作楚圍之威儀似君子旗之志氣不臣馮簡子能斷大事鞏簡公好用遠人况又赤雲夾日孛星入辰鄭伯始朝于楚子圍為質于秦晉侯遷于新田靡求墊隘晏子復其舊宅豈避囂塵楚設前茅晉疑畏甲楚武王作荆尸之陳晉文公為被廬之法士會謂魏將饑官奇知虞不臘賦車藉馬偉楚國之政成通商惠工知衛邦之化洽穆姜擇纘臧妾織蒲楚人望葉公如慈父齊侯戲南蒯為叛夫成季手文而名友唐叔天命以為虞庸人囚於楊窻三日而逸晉國殺於秦謀六日而蘇楚能官人晉為盟主楚鍾儀言稱先職王子頽樂及徧舞穆子袖起豎牛羊舌嚙生叔虎禮以事主陳桓子始大于齊德以諫君臧孫達有後於魯子臧守節莒弘遠天天奪趙同之魄神賜魏公之田鄭鑄鼎子叔向諫矣晉重幣子子產譏焉魏絳簡投於僕人蓋通齊悼子家書憑於執訊用告趙宣右屬索鞬左執鞭弭趙孟事不再令闔閭食不二味 壇帷而復命芋尹尸柩而

將事楚王執鞭以出子產乘遽而至趙文子薄幣而重禮撫彼諸侯
晉平公改服以脩官加於羣吏坐而假寐行無越思叔弓辭致館之
禮宋人脩折俎之儀晉侯勞於楚使展喜犒於齊師游吉送少姜之
葬楚人求襄老之尸齊莊公通于 氏楚巫臣聘於夏姬晉戮叔魚
三數惡而無隱吳煩子重七奔命以尤罷萊駒失戈齊侯喪屨齊之
賂也既以其宗器樂器周之賜也復用乎大輅戎輅宋三族而無告
楚二卿之相惡季札逢子產如舊識各以觀賢叔向見然明若故知
悉因言遇包胥逃賞鄭忽辭昏季孫之還魯也以叔鮒之誘伍舉之
返楚也因聲子之言壽餘履士會之足狄人歸先軫之元爭鬪雞而
平子怒逐瘼狗而華臣奔子產壞其館垣清辭克敏叔孫葺其墻屋
峻節彌敦楚立夏州魯築卽圓管夷吾讓不忘上韓宣子辭不失舊
楚王翠被而豹舄右宰狐裘而羔袖魯取宋之郟邑雖切歲規鄭賂
晉之棄鐘但期有救蜚灾已降螟害復興陽氣微而不宜震電寒雨
過而乃有木冰宋兩螽子禍焉可道齊有彗子妖莫能勝秋 欲無
其麥苗誠傷洪潦淫雨尚妨於稼穡蓋忌寒凝宗魯斷肱張句折股
齊滅譚而譚無禮鄭伐京而京不度加木於子哲之尸樹檟於伍員
之墓一乘葬於晉厲則匪禮然四嬰側於齊莊良由亂故春秋作矣
簡策昭然總一百二十四國計二百四十二年滅國者五十二也弑
君者四十一焉五十八戰爭之名有大有小三百十會同之數何後
何先異哉世絕哲王教墮儒術書歎鳳而大道已喪序獲麟而元經
遂畢傷周道之不興歎孔丘之告卒所以魯哀誅之曰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

國

